新刻黄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一集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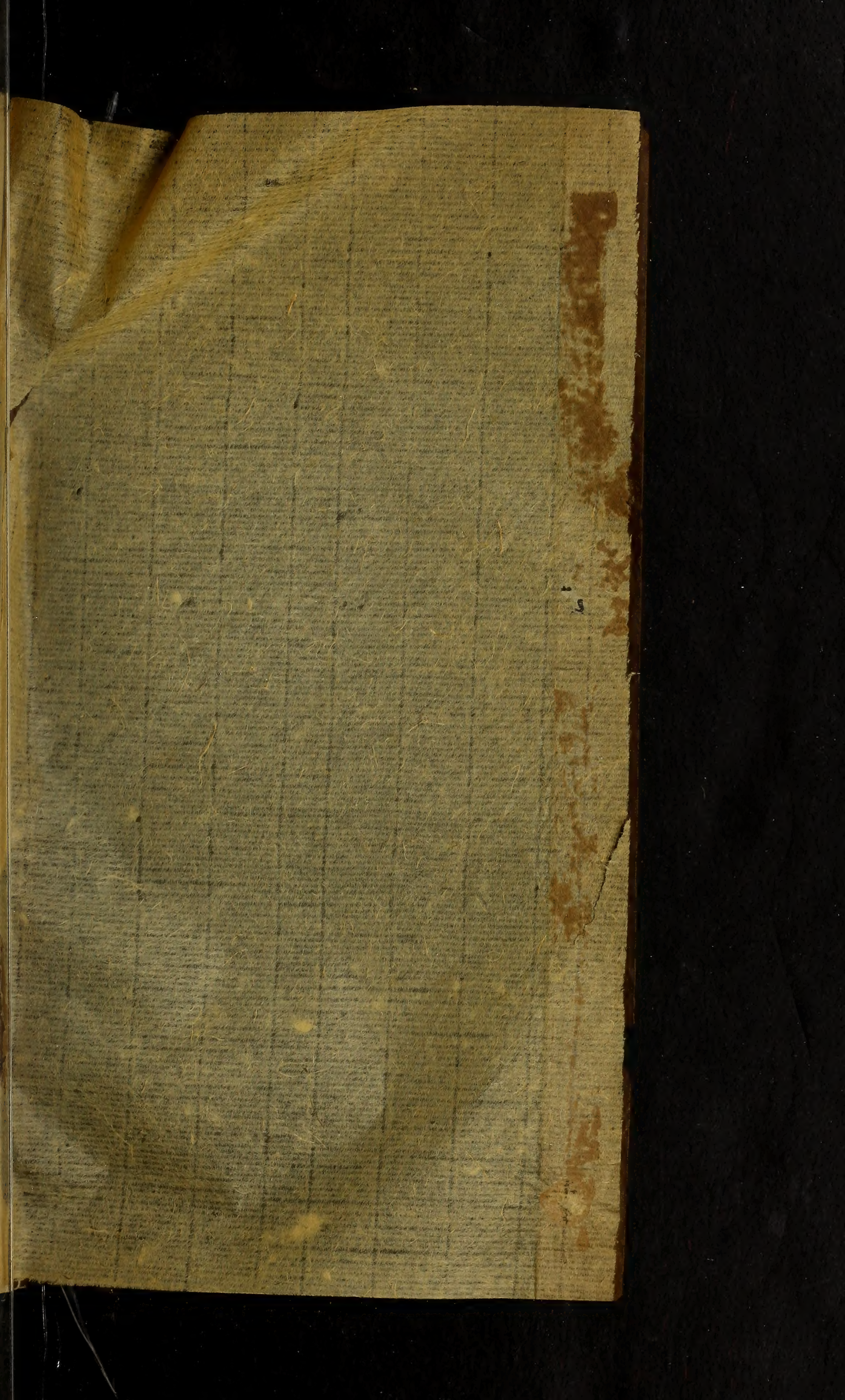
江夏明陽道史徐衜述

汝南清貞覺[illegible]李理贊

林屋扶樓秘本

○○○東方朔漢廷混跡　○○○李少君禁下修真

六安冶師陶安公後感寄君教行火法常以奉金帛一日冶火散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叩求有朱雀止冶上喚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鼓翅飛去安公知是傳示至期鄉人祖餞果有赤龍來止於庭安公知先生不欺挺身騎坐龍背至東南城上邑中



新刻黃掌綸先生評訂神仙鑑一集卷之八

林屋玦樓秘本　　江夏明陽宣史徐衜述

汝南清眞覺若李理贊

○○東方朔漢廷混跡　○○李少君禁中修眞

陶安公

六安冶師陶安公後嗣感寗君教行火法常持奉金帛一旦冶火散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哀求有朱雀止冶上喚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鼓翅飛去安公知是傳示至期鄉人祖餞果有赤龍來止於庭安公知先生不欺挺身騎坐龍背至東南城上邑中數萬人共觀覩故悉來送行皆與話別留連片刻乘龍升

玄帝素好道尊黄老之言稱爲經立道學令朝野傳誦今聞是言知世多異人凡來朝覲者必問以神奇之事庚寅十月趙相蘇嘉奏云河間王辟疆爲兄趙王遂伏誅内不自安腹患石瘕身漸瘦弱有一人曰玄俗賣藥都市自稱河間人居民莫有識者但是本土聲音唯餌巴豆雲母囊有巴豆丸善治百病貧者施與富者索價十金一丸服者皆愈王召至玄俗索藥價足然後從囊中檢出王服之即下小蛇十餘頭皆怒目吐舌裊裊而動王驚問俗曰王之瘕非害一身而已凡同氣子女之屬所御之人俱遭纏染餘殃流及六世其毒乃止此非王所招先趙幽王積鬱不

王女

河間王德

渾邪

舒而致遺體亦然且王更多憂思得生此疾王嘗放一乳鹿乃麟母也有此好生之德故遇我耳王想起曰昔周中畜一鹿懷十二月不產我聞鹿六月而生過其時異矣縱於建成山中後不見得無是乎俗曰是也復取藥數丸贈王令授子女妃妾各服一丸或下一二頭或下三四頭遂絕此患王家有年老舍人言父世見俗之身無影王乃置俗於日中果無影王遂以女妻之王女幼絕葷酒清淨好道配未幾與俗忽逸去後有見之於常山下帝聞嘉言甚異使人尋覓不得後河間王薨帝奪其國以已子德為河間王十二月帝患痢諸藥無效復遣使至常山終無所見隴西守渾邪適在京

伏筆

仙品

因進曰隴右有異人應前山圖施姜連湯於人無病者服之終身不病有病者沉痾立起帝依所言濃煎服之果愈帝問欒布曰將軍老矣多歷世事曾見有可覩之奇人乎布曰夫仙遠處山谷混迹市朝使人不能測識如可識者庸人

周竈

耳覩之何益哉隆慮侯周竈進曰臣獵於華陰山石室中懸一石榻上卧一人不將穿陷畧不移動問之云是魏人

修羊公

石生更號修羊公始皇命南去尋眞河陽遇呼子先學卜恒山歸引入華陰得師中陵王蕭君傳以拙攻之法教靜卧石榻以思玄理六十年來畧有所得臣曾諷其來京云待機緣此人成可致也帝命徃召未幾即至帝禮之如師

中元

實三問而公不答帝使止王侯邸中奉養揞生哂之表盎

雖家居帝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盎不應王以此

怨盎盎心不樂家又多怪聞秦時賢士揞生者善卜術乃

往問占揞曰公怨積矣難免於今世後能靈明自照或可

脫也盎及還梁刺客果遮殺於安陵郭門外揞生常謂修

羊公餂問當今何加人公曰外恭而中心不臧辛卯七年

冬廢薄皇后太子榮壬辰四月立王夫人為后膠東王徹初名吉為皇太子是歲改為中元四月地震衡山原都雨雹

甲午三年丞相周亞夫為買上方甲楯事連汙下獄亞夫

怒歎曰許負劉京皆相我當餓死果然耶遂不食死帝又

東胡王他家後元

秦仲到是伏仙

奪鄧通銅官山與卓氏鑄之欲收通治罪通匿寄野人家無食餓死丙申春三月盈天紅霞三日識者以為有聖人出丁酉秋東胡王他之來降盧綰孫封亞谷侯戊戌後元元年帝為歲多凶荒災異疊見所禮修羊公供奉數年不發一言遣使捧詔問公何日發言當來恭聽問數聲不應使者啟帳視之床上已化石羊一頭潔白如玉題其腹曰修羊公謝天子羊在予亦在羊去予亦去使者持見帝令建通玄臺置石羊於上一夕守者報羊失去帝闢坐未央偏殿突見一男子捧珠一串以進帝唱問男子曰我會稽朱仲也曾進此獻珠故熟識宮道帝接視之聯格十三枚皆

建元　孝武帝

圓及三寸中有字映出

一節儉克遵前業刻薄焉獲長年

帝怒曰敢侮朕躬耶大呼拏下已不知何往問左右未有見者視其珠則泥丸也帝知數將盡正月命皇太子加冠帝無疾而崩四十七歲在位十六年太子徹即位是爲孝武皇帝生三歲景帝抱置膝上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帝奇之又問兒悅何書即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一無遺落至七歲聖智通徹改名徹辛丑改號建元元年帝雅尚儒術詔舉賢良方正廣川董仲舒少治春秋與弟子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嘗夢蛟龍入

趙綰

石奮

石慶

懐學業大進一日有客請曰天將雨矣仲舒戲之曰巢居却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即其老鼠客旋化老狸而走至是凡三對策皆切時敝帝稱其第一拜江都相帝初即位尤敬畏鬼神之祀御史趙綰薦其師申公為當今大儒年八十餘帝遣使迎至躬問治亂之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帝以為太中大夫賜舍魯邸與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之事竇大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以其文多質少云薦石君家不言而躬行儉德而瀞服石奮父子四人俱宮至二千石帝以其少子慶為內史因廢明堂事申公亦疾免歸魯設教後數年卒癸卯三年帝招天下文學才智一士由是

十莊忌
十莊助
十朱買臣
十鄒陽
十司馬相如
十馮唐
十馮遂
十枚乘
十枚皐
十終軍
○東方朔
百薦奇極
○張夷
田母

莊助子忌朱買臣鄒陽司馬相如皆至馮唐年九十不能官以其子遂為郎聞枚乘之才遣使召之中道而卒乘子皐有捷才年十七赴闕自陳拜為郎濟南終軍陳言亦拜為郎是秋平原東方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依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誦詩書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鉦鼓之事共四十四萬言今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河齒如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臣矣帝令待詔公車朔父張夷字少平自言出山二百歲視其顏若童子妻田氏文帝後元五年冬十一月朔生子名朔三日而田氏死夷

隣母

谷希子

棄朔於道並隣母拾歸養之時東方始明因爲姓歲餘夷亦不見朔年三歲常向天上指揮獨語年六歲忽失去累月始歸隣母谷之問在何處朔曰兒遇河間玄俗號谷希子云學道得仙爲大上眞官令兒師之受閬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眞形之圖隣母以爲誑不容出外嬉遊踰年拘約少踈䰠地復去期年而歸母怒數之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朔曰朝發至紫泥之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湔浣竟偶息於冥都之崇臺暫一臥東王公遣青童招兒啖丹栗霞漿食既多飽悶欲死飲玄天黃露半合乃甦夕還遇一蒼虎伏於道騎之而行扞捶過痛虎嚙兒傷脚即下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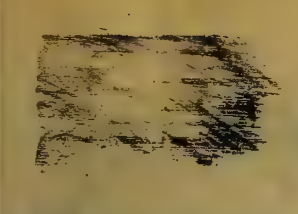
甸至鴻濛之澤見一方而嫗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至指嫗以語兒曰此母昔爲我妻託形爲太白金精同遊於章貢間我改名金華有天台王君之女來投胎於母名麗英長而貌美留於山中修道我與母復遊乎原又得汝來託生未幾母化故我隱至會合汝亦此星之精也今去家幾萬里來此何爲兒以受谷布子圖遊紫海飲王公漿及被虎齒傷事告母悲嗟撫我裂青布裹褁之兒問黃眉翁根由翁曰吾却食吞炁已久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仙家三百年一洗髓二百年一伐毛我生來巳二洗髓五伐毛矣兒亦有根故能遇我然相聚有日也二

無有因無巳亦不得而知也

隣兄

隣嫂

東門京



人遂携手渡澤而去兒即歸家覺痛頓止乃將布掛枯樹上布忽化爲龍飛去隣母聞是無據之言怪其誕妄遂不甚愛惜是歲母死母有已子成人葬母於父塋朔年十歲育於兄嫂身旁舉家敬其才敏好學旣長字曼倩時雖在朝祿甚薄乃詒侏儒帝之弄臣身短口給適帝過侏儒號泣頓首曰東方朔云將盡殺臣等帝召問之朔曰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帝大笑因賜待詔金馬門遂得親近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魯般門更名金馬門諸以材技進者未有正官故稱待詔金馬朔常觀帝顏色喜怒乘時進諫多所補益帝常賜之侍食食畢懐其餘肉衣盡沾汚或賜以縑帛朔即擔揭而出其後屢賜錢帛以之

娶少女於長安同居三載生三子只留其子自以食物畀之卽令少女別嫁其所用什物盡與將去人皆笑其痴朔曰如朔者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耳嘗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宮殿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帝喜微行射獵朔諫以魚龍莫辨其後屢遭人侮深服朔之先見自是進言多聽之甲辰四年有民擅殺上林之鹿帝怒令收民殺之朔曰此民固當死臣請召至數之拘民至朔當廷曰汝擅殺上林之鹿一當死使帝以鹿殺人二當死且匈奴有急將驅鹿觸之三當死速拽去受刑帝曰

諷諫

田蚡 汲黯 閩越王郢 閩越王餘善之 元光 李少君

子休矣爲朕救之勿傷吾仁已巳五年詔舉孝廉丙午六年以田蚡爲丞相（王太周勑）召汲黯爲主爵都尉直戇敢言帝稱爲社稷臣前閩越王郢（無諸孫）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朝田蚡謂越人相攻不足救莊助曰彼以窮困來愬天子弗振何以子萬國乎帝郎遣助以節發會稽兵救之閩越引去東甌請徙江淮今秋八月閩越復擊南越趙佗已死其孫胡立二年胡守約上書帝多其義大爲興師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詔莊助諭意南越胡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丁未十月有長星現以爲瑞改元元光齊人李少君字雲翼故齊深澤侯之後少好道不畜妻子遊泰山

[illegible]丹之難[illegible]此

徐儀君

宛若

採藥修絕穀全[illegible]術忽患病危困遇安期生將去遊南海叩頭乞活安期以神樓散一七與服即愈更傳以神丹方食之以大棗便能知已往事既得神丹爐火之方家貧不能辦藥欲求大有力者同煉恨無所遇憲帝初整七十歲今年一百三十餘常自匿其年謂人曰吾行年七十容顏不少衰從海上得異人奇方故能却老以其方遍遊諸侯有信有不信者小民聞其能使物不死多有饋遺每餘金錢布帛衣服人皆以爲不治產而能饒給愈信其有術益爭奉之先有長陵女子徐氏號儀君以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而死悲悼過甚亦病死死而有靈其如夫之宛

老人

若祀於其室遂能闢言語說人家小事輙驗民多求問趙王父子亦往祀之號爲神君帝聞其能交見鬼神乃求舍於上林苑中蹏觀內使宛若守其祠特置厚禮祀之但聞內中有聲不見其形言之頗効大抵不異巫覡也是年帝初郊見五祀時後常三歲一郊李少君聞帝好鬼神欲以祠竈却老方見帝戊申二年先見田蚡蚡與語相投留與飲食座中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問其姓名乃曰我曾與汝祖夜遊於磬石山下汝爲兒時亦從祖父同遊汝猶記其事乎蚡顧問老客老人果是楚之淮南人沉思片晌忽拍手曰有之記得數齡時大父與一客同遊於彼我亦在

少君之言
果乎否乎
孰能確信

側歸時感寒病半月乃愈於是一座皆驚明日蚡即引見。言其異處帝有一故銅器試以問之少君曰此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座旁帝細觀其刻篆果齊之故器也疑其爲數百歲人視之如五十許面色光澤口齒如童子少君因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之器。則能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安期生食以如瓠巨棗帝問安期何人而有此異果少君曰是古仙人常遊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也。於是帝始祠竈乃遣有家屬在京之方士入海求安期之屬恐其怠惰戒以弗得



勿回少君復言修吾道者白日昇天身生朱陽之域黜偹圓光之巽𧊐庂凌虛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遐遍乘白鴻而九該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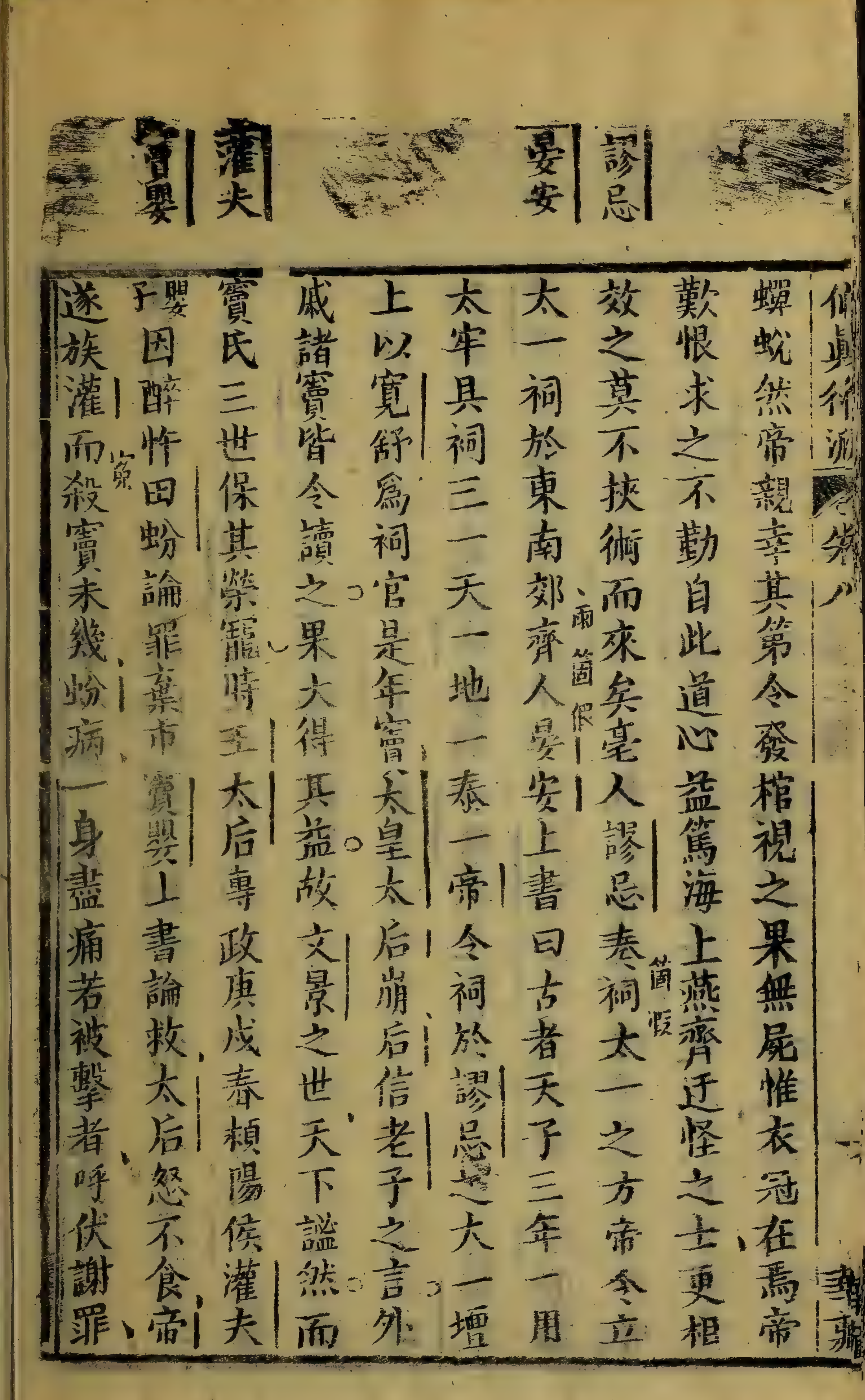
河間奇疾傳染闔門究其感神仙之救濟者乃由於縱放麟母然則憐惜物命㝎所以自救也何苦恣意戕殺

東方朔的是莊子後身觀其言俱逍遥南華之類而娶妻好內亦俱相似獨其引君於道則勝於莊是其進德處

李少君方士之首然猶有來歷非文成五利之儔也閱者當有分別

○○○淮南王師事八公　○○○漢武帝爵授張果

冥海之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升皆得食之遂生奇光逸遊海外師安期授臣口訣是以保萬物之可成帝益深信爲少君建立宅第賜遺無數王公貴人莫不仰慕所遺金錢甚廣居久之少君黃金充足乃密自作神丹丹成即稱病不接納是夜帝夢與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逢繡衣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言太乙上帝請少君去帝覺語左右曰如我夢少君將捨我去也使人往視復云有疾帝令黃腄（牙州縣名）史寬舒往問病并受其方留居數日方事未竟而少君死及將殯忽失屍所在中表之衣悉不開解如



謬忌 晏安 灌夫 竇嬰

蟬蛻然帝親幸其第令發棺視之果無屍惟衣冠在焉帝歎恨求之不勤自此道心益篤海上燕齊迂怪之士更相效之莫不挾術而來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之方帝令立太一祠於東南郊齊人晏安上書曰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帝令祠於謬忌太一壇上以寬舒爲祠官是年竇太皇太后崩后信老子之言外戚諸竇皆令讀之果大得其益故文景之世天下謐然而竇氏三世保其榮寵時王太后專政庚戌春穎陽侯灌夫子嬰因醉忤田蚡論罪棄市竇嬰上書論救太后怒不食帝遂族灌而殺竇未幾蚡病一身盡痛若被擊者呼伏謝罪

公孫弘　轅固　衛青　平陽公主

帝使巫者視之云魏其侯力笞也竇嬰封爵太后親臨榻前乞（何過甚矣）
饒痛終不止而死帝定諸律令務在深文自此官吏用法
益刻辛亥徵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菑川公孫弘家
貧牧豕海上年四十始治春秋時廷對擢第一臨淄轅固
治詩年九十餘亦徵至每譏訕羣儒惟與申公道合遂以
（可惜）老病免歸帝厚遇弘遷至左内史壬子冬匈奴入上谷帝
遣將軍衛青出至龍城得虜首七百賜爵關内侯青本姓
鄭平陽人少時其父使之牧羊兄弟皆奴畜之有相者見
之曰官至封侯青笑曰得免笞罵足矣青之姊名子夫平
陽公主家作歌姬帝見而悅之立爲夫人癸丑元朔元年

元朔一　太子據　元續十五刧　李廣　陳立　竹王　孔臧

春衛氏生子名據乃立衛氏爲皇后時正當元續十五刧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廣猿臂善射匈奴號爲飛將軍數歲不敢近塞甲寅春有彩雲現於南中（即滇南）初有女子浣紗於遯水溪頭（一作豚 即鬱江）有三節大竹流至聞中有嬰兒啼聲拾歸剖得一兒收養之遂以竹爲姓呼爲竹溪三兒長曰多同材能武勇時牂牁守陳立據武陵郡地以叛土人立三兒爲竹王治都於邛帝發夜郎兵擊陳立竹王聞命即將兵下牂牁江大破陳兵安撫滇地詔封爲夜郎侯爵彩雲呈瑞名其地雲南乙卯帝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illegible]（世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

孔安國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帝允之其禮賜如三
公丁巳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弘以汲黯常面詰其詐請
徙為右內史又惡董仲舒廉直乃薦為膠西相舒以病免
去衛青出右北平取河南地為朔方郡拜大將軍封長平
侯公卿皆卑奉之獨黯與之杭禮戊午秋燕人成延上書
言祠諸神之方帝令祠官如其言祠之令上林苑蓄白鹿
以其皮為幣造白金以發瑞應帝行幸雍祠郊見五畤畢
獵於雍山獲一異獸體若麕而頂一角尾若牛而足五趾
有司言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故錫此一角瑞獸耳
帝悅令蓄上林苑中己未冬帝回長安召群臣觀賞司馬

胡安

相如曰吾師臨邛胡安嘗言古之聲瑞禽獸之狀今觀此獸一角身若麕然蓋詩所謂麟也帝有德色遂以今年為

元狩

元狩詔有司後薦五畤各加一牛以燎遍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濟北王勃謙讓仁慈有宮人韓氏病腰背痛身寒熱衆醫咸以為風寒藥之轉劇王聞倉公有解顱理腦之能延入視之倉公曰診其肝脉弦出寸口病由於欲男子而不得也王即令出配士人女病遂痊王聞天子且將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帝受之償以他縣是時諸侯王子率多聲色遊獵為事淮南王安獨折節下士篤好儒學兼占候方術少得涓子九仙之法其琴心三

篇惟和於心深有條理雖得其文不解其意客嘗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著中篇八章言神仙黃白之事名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凡十萬言見古經有啜菽飲水之語乃教民磨豆作漿以石膏點取名菽、後人傳之以供衆食品其用百數俗謂豆腐有王仲高者少年弱冠常在沾南市行卜父老是其遺術

伍被

傳云比世見之不知其從來謀士伍被言於王欣然迎之待以師禮既久仲高語王曰我黃帝弟也秦時居上谷北山欲召我作篆書故避於此以覔有緣知吾子為何氏仙衆下降昔朱襄君授我以長生之訣當以傳子安復問修煉高曰將有同類來助子矣居數月忽曰我徒程邈齊人

也亦曾授以不死術今欲色晤遂辭去未幾有八公造門請見皆髮鬚眉皓白門吏告王王使善辯閽者以己意難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神之大儒下欲得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耆老應無駐顏之術著書之能賁育之勇不敢相通八公笑曰聞王敬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技莫不畢至吾等雖鄙人不合所求就令見之亦無損奈何逆見嫌擇王必謂少年為有道垂白為庸人恐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意也薄吾等老少亦何難言畢倏皆化為童子年如十四五露髻青鬟色如桃花於是門吏驚悚馳報於王

王不及屨跣足出迎拱手謝罪邀到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爇百和之香進金王之几執弟子禮北面叩首曰安以凡材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類貞藪山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淨薄抱情不暢邈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屈降是妄祿命當蒙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惟乞道君哀而教之則蟆蛉假翼去地飛天也八童復成八老告王曰吾八人各有所長一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為江河撮土為山嶽一能崩高壅收虎豹致龍蛇役鬼神一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三軍白日晝暝一能乘虛步空起海淩烟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



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濡及之不傷射之不中冬裸不寒暑裘不汗一能恣意立成禽獸草木轉徙山川陵嶽一能防災却害益壽長生一能煎泥成金鍜鉛成銀水鍊八石飛騰流珠乘龍駕雲浮遊太清唯王所欲安乃叩拜身進酒脯請試風雨雲雷之類無不立見王稱八公為化人朝夕禮拜供奉八公遂授以玄王丹經及三十六卷水銀秋不等方王與八公日上高山修鍊（壽用八公山即煉處）藥旣成未及服食於元狩元年冬忽聞漢廷復如削地故事王欲謀自保八公以為不必乃止王有子名遷（不該）好試劍自謂人莫如已聞郎中雷被精於劍召與之戲被悞傷■遷恐為所殺與

其黨伍被謀共上書誣王與盧江王賜諆反帝使宗正持節來治盧江王懼誅乃自經死宗正先至淮南未及國八公謂王曰可以去矣此天之所以遣王也若無此事日復一日未能去世願王勿疑王欲與弟賜同度聞其自殺九慟與八公登山設祭宴謝賓客埋紫金於地分服秋石成丹王臨行欲誅二被八公曰不可仙家不欲害行蟲況殺人乎被等誣人自當誅滅遂與騰雲而去所棄置藥鼎鷄犬舐啄皆得輕舉數萬人觀瞻俱聞鷄鳴天上犬吠雲中八公與安所踏山石皆成足跡紫金山車轍馬跡猶存後人常拾小金牌於此可以療疾疑為丹砂化者安雖飛昇未得上天隨至海外一山遇諸仙衆

皆令稱為仙伯教其屈曲承奉方可朝見王公安應命奈少習[illegible]貴未嫺卑下之禮坐起不恭語聲高亮或誤稱寡人[illegible]伯之主者入奏王公言劉安不敬應再斥下方[illegible]謝過懇求乃得謫守仙都之厠居高臨下之際非厠溷也三[illegible]方為散仙不得處職如改過悔悟原許不次擢用安[illegible]責以期上證自號淮南子欲度弟賜出世八公曰[illegible]也人死骨肉歸於土血歸於水魂氣歸於風其陰[illegible]然獨存故為鬼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陰陽渾合而[illegible]成人隨神出入故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今賜已為鬼魂何能度入仙境豈不知有陰不仙乎若憐無後使其返

魂則可也淮南子喜問其術八公曰西海中聚窟洲上有大樹與楓才相似而其材苦花葉香聞數百里名返魂樹叩其樹如羣牛發吼聲震遠近伐其根心玉釜中煑取汁更用微火煎之如黑飴令可爲丸名驚精香又名震靈丸振檀香卻死香死屍一染其香即復活矣淮南子哀求八公即往西海合香回至廬江救死幸而隆冬之候尚未膚臭爲朝廷旨意未轉不敢棺殮八公以香向鼻胸之賜立甦如醉夢乍醒仍以死信報外隱其復生之事八公自歸山中後淮南子勤修數年何侯與八公同來説明化生根由即薦於東華帝君時何侯已進爲南宮右相帝君命淮

張湯

南子居太極眞人之位及宗正至淮南已失安矣推問始知仙去宗正復命帝悵然曰使我得如淮南棄天下如㢸筍也乃使廷尉張湯推案伍被等誣告皆論斬淮南廬江[illegible]屬無恙漢史秘其事言安自殺而八公山之仙跡不掩城固人張騫自元光元年奉使月氏持節往通西域十三年始回歷言諸國風俗宛產善馬千里不罷嗜食苜蓿已得其種又得葡萄酒開埕露置十年不敗安石國得其榴水其實如升蘊子粒[illegible]得胡荽杞醬之類既至大夏尋黃河源以渡印崍[illegible]山多竹枝榦扶疎堅如鐵石其色類漆光可照人堪作桂杖折而策之至邛山植之復活欲渡安息黑海苦無舟

楫忽一枯槎自上流來遂試乘之復泝流而上片時到一處朱檻綠窻晶臺玉岸有二三婦人機織皆停梭問曰此上界斗牛宮凡夫何得悞入一女持鈎竿撑開頃刻還流至初處捨槎而起重由諸國而回帝聞之欣然復欲事西南夷問羣臣以浮槎之故衆莫能對詔募博聞之士有中條客張果入對曰堯時有臣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浮游四海凡二十年一周於天復還西海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多乘之遊戲帝訝曰此言不見載籍客將妄對耶果曰臣實堯時丙子歲生故知其事帝觀其貌如六七十者乃試問以唐虞典章條析如指掌帝猶疑其記

孫博　舍人

誦之學未能盡官而喜其多聞拜為侍中果薦河東孫博有清才能屬文竊經數十萬言隱林濾山帝召至與果同職時謂二仙侍中（博卽中條素公）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皆不中果博微笑不言東方朔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帝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舍人曰朔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中之臣榜百不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朔射之曰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藪帝令榜舍人（榜音彭笞擊也）是秋匈奴渾邪王來降庚申二年以張

霍去病

樓蘭王

休屠王

金日磾

騫勸諭之功封博望侯遣霍去病衛青姊子爲驃騎將軍西畧其地去病獨將萬騎出隴過焉支山單于爲庭於祁連山一名天山單于稱天爲祁連去病殺其所部樓蘭王虜西戎休屠王屠音儲得其祭天金人作金人以爲天人之主而祭者後世佛像是其遺法其太子日磾音低没入黄門養馬帝奇其狀貌命爲侍中賜姓金壬戌四年命衛青霍去病出塞逐擊匈奴沙漠之南無王庭帝以北方既平極事神仙下詔求方術之士初山圖邀渭橋陰生授豐沛間遍訪清平吉數年不值後至齊遇公孫臣言與吉相識今往南海尋安期生矣得信方行道知期可會清。

漢家立賢無方牧豕者相牧羊者將使其牧天下亦如是矣

淮南爲何氏之仙王仲君已言之矣恰得八公來度豈非明徵但道成閩越已向方諸復命何以獨降其一於甚或以欲證位受職必歷練不迷而後可歟

獲獨角獸相如以爲麟却是有據非阿君者比而張果之知麟母則又非相如之比矣

中條二友一旦俱爲漢臣想欲暗保武帝以立功行耳朱膺仙職且受凡員亦未爲不可

○○○安期生普陀求方　○○○巫子都渭橋見帝

山圖遂與陰生至吳山赤須先生欲修乘御金丹正無人相佐見陰生來甚喜并留山圖共煉吉已於句章海上尋見安期訴說舊情安期言數十年來見大士七上補陀未得一面童子言在須彌未回故久待於此乃出林檎酒赭杏糕對飲間談吉曰先生以巨棗食李少君有諸乎安期曰曾於泰山會見授以黃白之術太乙皇人欲修救苦金丹召我與蘇仙公同事我薦少君去矣二人相論既久飲亦微酣安期取筆墨吟詩數章索和於吉吉謝以武夫不嫻吟詠安期乏興嚼其詩曰句亦未佳不可見知於世戲

將所餘墨汁橫灑石上斑滴宛成桃花形定海有桃花山復返遊天台山其第八重最高處曰華頂峯可望海草木薰鬱蓋非人世偶問樵者指云石罅有木瓜花時有一蛇盤其上至寶落供大士乃去號爲護聖瓜安期不勝歎羨大士在會上隨釋迦至西天竺國靈鷲山上講說無上甚深之法得其微妙辭歸東土文殊普賢亦合掌告歸釋迦更命大弟子迦葉佇伴前行興隆三寶設教十方四尊者踏雲至古昆彌國界迦葉下指一山曰此名點蒼上有峯十九其中峯之半有香巖異香常從空中飄來我佛曾苦行於此我欲藏修其間以俟因緣三大士下瞰山景蒼翠如玉盤

天女仙姑皆具自然之相何嘗有半點矯揉今之苦古爲女子裹足不過欲其步香塵掌上舞耳適與他人作玩器全不諒其痛楚萬狀馬得當道猛博念頭大發哀慈

亘三百餘里頂有淵泉迦葉就於西之鷄足山駐錫普賢邀二大士至峨嵋鏵及峰數座少憩。觀音曰我佛慈悲隨處現身說法今既暫停西南即當濟度斯民。文殊曰非世尊之廣大神通孰能行之。遂辭還五臺觀音步行葉榆河面、名西洱海中有三島四洲九曲之勝觀其形勢以指畫河東之王案山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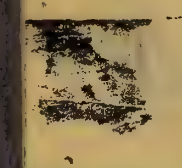
此水可當兵十萬昔人空有容三千。

水勢湍急常爲山嶺屏流壅決大士乃化一無大不大法身持椎鑿鑿通山石使洱水下趨所鑿處上連下斷成一石梁橫跨可度一人兩崖激水濺珠、宛若梅蕚後人呼曰

嚴察而禁之則如轉女成男矣[illegible]得子孫熾昌之報也何疑

李賢

不謝梅其時夜郎竹王畧地入境擄掠大士化一嫵媚婦人足大盈尺將卒爭欲逼之見以稻莫靡一大石負之而趨吐舌相謂曰彼婦人膂力若此況丈夫乎遂歛兵去大士復寓於周城旅舍假稱東南李賢主家婦生產難下大士見其庭中一樹每穗結實一百八枚即摘一枚使產婦吞之立下其枚兒手握之以出後人異之取一穗穿成一串以記所行之善事名莫患子因其曾療產難（釋氏所用念珠俗曰槵子）大士至蒲蠻之地曰慶甸其地滷鹹苦於水土人忽見一老者以杖劚地即有甘泉湧出不通姓名而去大士行此數事生民大被其澤回至落伽韋言有客訪久大士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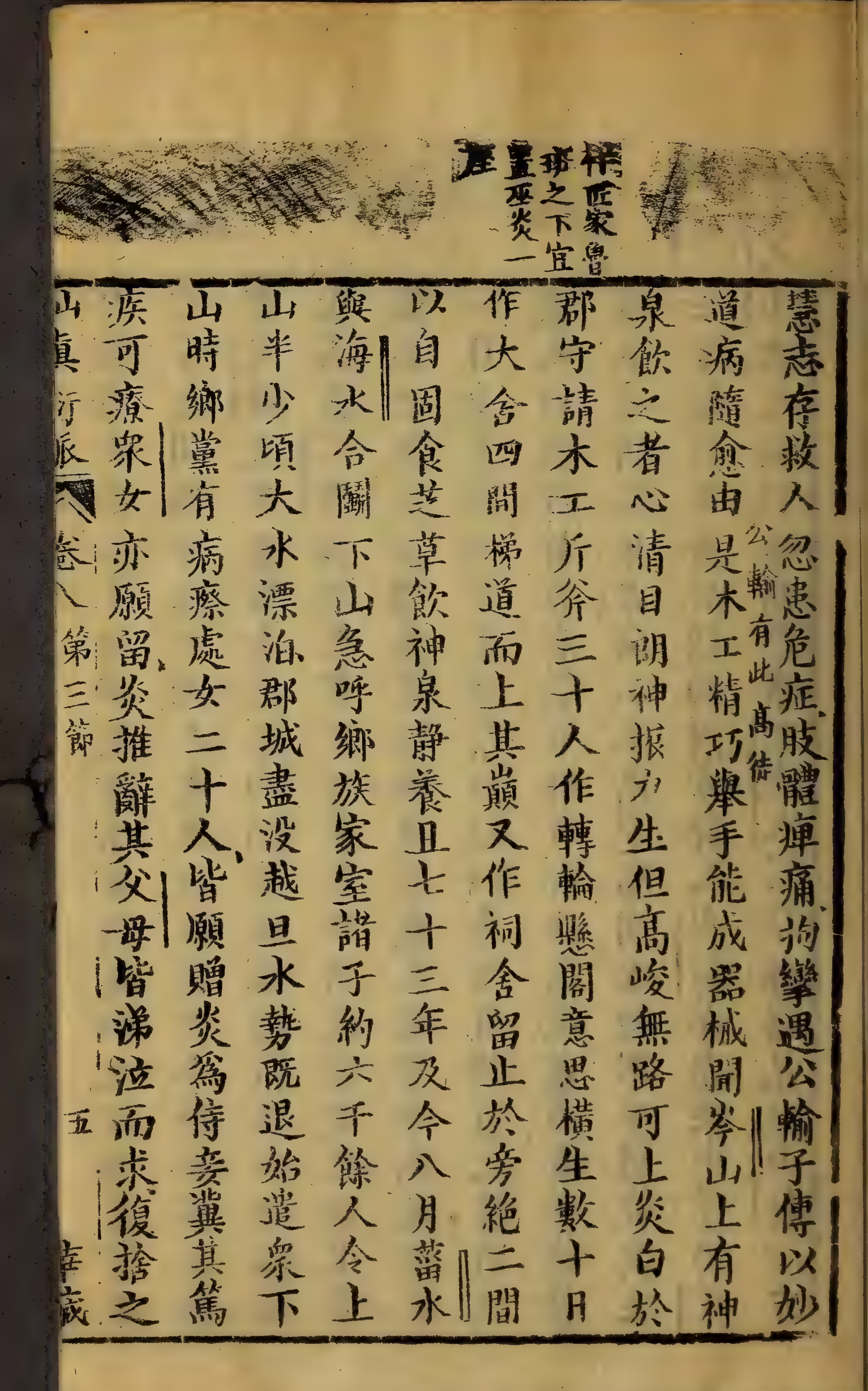
大士慈悲願化無時不然此特言其槪耳安生必求其道而止耐性等侯真正有心人

見安期與清平吉秋間在蘆山上賞玩鶴洲鳧渚之趣冬居蓬島中靜觀雪嶂松濤重巒複嶺春乃出遊雪竇翁洲桃花洞千丈巖夏則坐看瀑布泉含珠林諸勝適童子來招遂同入海行見兩山劍立安期曰所謂蛟門虎蹲天設之險也童兒遠指微茫曰此即羅伽山頭（補陀別名）至海岸孤絕處見大士青巾素服頸飾衆寶瓔珞安期執弟子禮拜見大士客禮相待安期請曰聞世尊有甘露凝珠欲乞此方修之大濟於世爲世尊布施大士即以成丹并此方相贈安期領方藥拜謝起行過海北上由吳山經過清平吉遇見山圖留入山與赤須相晤安期不暇進會趕至泗水

彝琴高相賠合藥諸弟子曰吾師出遊已二百餘年今聞在涿郡期於今歲仲夏望日當還安期即往涿尋覓遇於白浮山各問訪道自修何如高曰所種龍子正熟所合栢未亦好將歸泗水也安期言上補陀求得神方欲與道兄同合高欣然便躍入山上二龍潭潭水外觀不過經流白浮山下却北通幽都九龍池涿水遠達碣石之龍泉收羅得龍子萬餘貯藏小壺凡所種處流落幾頭歲旱祈禱立應人號為聖泉二人俱招赤鯉乘之借水遁南行期曰聞約汝徒會於仲夏先期月餘奈何高曰齊地渾亭有馮伯昌好善可暫主其家乃相與含鯉登陸往見伯昌殷勤接待伯昌有孫曰鳴年甫[illegible]十少孤尤

好道術高與談投機一住四十餘日計望日將近壺中傾龍子致頭投其宅畔池中臨去謂鳴曰池中有物汝可求之二八復駕遁至泗水諸弟子刻至望日齋戒清潔設酒果肴品伺候水邊日中果見師與安仙長乘鯉來至觀者萬餘人高感其誠敬各授以栢朮一匕服者不食不飢永無災厄每與龍子一顆教以交秋蓄之於水有急可乘之留連數日商議煉地高曰蜀山重疊而蒙山人跡罕到鷄犬不聞遂與衆別復入水而去焉鳴自高去後即泼水求之得如守宮者十餘（守宮蛤蚧也）每日喂養夜則結廬守之如是七十餘日龍體長大掉尾欲去鳴膽大遂跨上一龍任

其所之直至東海龍宮龍君迎謁口稱尊神何使鳴告以仙師命養龍子之故龍君即捨去計點衆龍如將赴鬪之狀鳴問兵卒曰龍君何往卒曰奉上帝欲降大水於中土沿東海濱齊燕淮徐一帶渰死造惡人民故如此耳鳴大驚撥轉龍頭飛至渾亭下呼召衆姓曰我溫伯昌孫也此間沿海人民不去五百里者必當渰死衆皆以為妖言鳴見不信回家勸眷屬人等各招池中之龍乘坐連夜奔入潁川駐足衆龍潛入川中明早水勢奔騰一望皆白一晝夜方退沉溺死者無算其時得生者琴高之徒乘龍遁脫或偶遠出者庶免此難淄川巫炎字子都少為郡小吏心靈



樑匠家曾班之下宜畫亞炎一座

慧志存救人忽患危症肢體痺痛拘攣遇公輸子傳以妙道病隨愈由是木工精巧舉手能成器械聞岑山上有神泉飲之者心清目朗神振力生但高峻無路可上炎白於郡守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作大舍四間梯道而上其巔又作祠舍留止於旁絕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靜養且七十三年及今八月蓄水與海水合闢下山急呼鄉族家室諸子約六千餘人令上山半少頃大水漂泊郡城盡沒越旦水勢既退始遣衆下山時鄉黨有病瘵處女二十人皆願贈炎爲侍妾冀其篤疾可療衆女亦願留炎推辭其父母皆涕泣而求復捨之

公輸有此髙徒

少翁　王夫人

奔去衆女在山日飲神泉消除百病炎御之者所育皆男三年之間得子三十六人生息既多炎悉令抱子下山歸寧父母見者甚懽食之酒肉聞即嘔噦留家數日旋歸山上其後父母往探之者下呼其名即得遥睹炎之頭上紫氣高丈餘東方謂其有陰術身着鹿皮衣皆呼爲鹿皮翁一日上高閣西望見瑞靄紛紜知長安有好道之君乃囑家人曰我往都市賣藥百餘日即回遂披鹿裘負亦藥囊而去元狩元年帝聞山東民遭陷溺五穀不登詔徙其民七十餘萬散居於關西朔方齊人少翁亦在徙中嘗得李少君之術聞帝所愛幸王夫人新卒每思見之少翁以方

術來見言能夜致鬼魂及竈鬼之貌帝令試招夫人之神少翁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令帝自帷中遙望果見一好女體態與夫人無異但不能就視至曉方去帝益愁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次日令樂府絃歌之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待以客禮建第與居多有歸為弟子者文成進言曰帝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似神則神物不至於是畫雲氣之車及各以所勝之日駕之以辟惡鬼帝起神屋居之以白珠為簾箔玳瑁押之象牙為篾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乙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

地泰一諸神而置祭以致天神居歲餘天神不至帝責問之文成意急乃為帛書以飯牛佯為弗知言牛腹有異殺（大差）而視之得尺帛書言甚怪帝疑之有人識是文成手書帝怒遣使往誅文成至其第宣言文成謂曰為吾謝帝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帝好自愛後三十年求我於成山方共事不相怨也遂服毒死使者還具言之帝親至其第已殯入棺帝命發棺無所見惟有竹筒一枚疑弟子竊藏其（豈有藏屍之術乎）屍收捕檢問不得其實帝乃諱言其事癸亥冬帝居鼎湖宮（黃帝上昇處）忽患病劇甚巫醫皆不愈問所祀神君於上林神君曰天子無憂病少愈强與我會甘泉則病除矣未幾果愈



命致祀甘泉親詣於上林苑中射鹿以為牲見一白鹿獨傍一角獸而立帝將射之侍中張果曰此鹿昔河間王所釋之麟母也一角獸即其所生道友玄俗曾言之帝令以銅牌一面懸左角下為記更射一鹿起駕幸甘泉至中渭橋（伏案：高帝造東渭橋以通櫟陽武帝跨渭水造西渭橋以通茂陵中渭橋即秦昭王時魯班所建）有一女子浴於水乳長七尺帝怪問之女曰第七車侍中知我忽不見時兒寬在第七車帝問之對曰上界女人星齋戒不虔則見於是帝愈肅恭既至甘泉先祀天地泰乙別設一座於側以祀文成帝親執禮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於神君乙丑元年（因無瑞應但曰元年）春帝復遊渭橋見一人頂有丈

生子則順矣

何比干

餘紫氣召問之曰臣北海巫炎帝問君年幾何炎曰一百三十八歲問何道術炎曰年二十五時苦腰背疼痛脚冷口中乾苦涕出足痺不能久立整病四十年皆以爲廢人至六十五遇曾仙師念臣好慈贈方藥道術自此强健勝於少壯至今七十三年有子幾四十帝喜曰可得言乎炎曰誠知此道爲眞然男女之事臣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樂此者少故不敢以聞帝留炎於邸㫝禮叩其道炎畧授其法居三月忽隱去帝行其法雖未能盡其妙然得壽已勝於他帝帝益信慈善之効丙寅冬張湯持法大嚴有罪自殺何比干爲廷尉字少卿汝陰人獨務仁恕所全活者數千人淮汝人號曰何公

驪山姥

一日忽有老嫗造門曰吾驪山女也在商周閒爲天子今爲山人知公先世有隱德及公之身又治獄多平反今夫賜策以廣公後因探懷中出策九百九十九枚曰公之子孫佩印符者當如此算遂遺之而去其後世祿不替比干嘗請張

張安世

湯子安世曰子能反父之行後祿未艾也安世領其教丁夘春起栢梁臺於未央宮北純以赤栢爲梁香聞數里初王大后延神君祠之宮中神君求去乃營一臺以舍之至是帝更廓大之其基高二十丈依巫炎之法以銅爲柱圓廣十圍上作銅仙人舒手掌捧銅盤玉杯夜承雲表之清露和以玉屑曰天漿甘露飲之可以長生戊辰冬帝幸雍

周子南君　丁義　欒大

郊祀上帝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祀拜如上帝禮帝還過洛陽下詔曰三代邈絶遠矣難追以三十里地封周之後爲周子南君使奉先王之祀益徵帝爲周穆後身己巳春帝始東巡至泰山而還膠東王夫人遣弟丁義上書言家臣欒大曾與文成將軍同師廣有方術帝自文成死後深悔用其方不盡即召大至見其長身美容言多方畧問其道大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以臣爲賤不肯授以眞道乃與臣以方術言能修之則黄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前聞陛下怒誅文成方士皆裹足山東帝惶恐曰文成自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

亦戲夫以此等名號極是巴貢爵侯爵妻以公主則失之矣

巫錦

愛乎大曰臣師言神仙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耳陛下必欲致之須貴其使者佩以信印乃可使通於神明帝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四大金印復以二千戶封大為樂通侯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賜僮僕數百人夏六月汾陰有巫錦者為民祠於魏之脽上后土宮旁見地忽如鈎狀掊之得一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河東太守以聞朝廷帝遣使驗問巫錦得鼎實無奸詐以禮祠而迎至甘泉帝冒暑從行薦之至中山日出清霽無雲晏莫而溫忽有黃雲覆蓋於鼎上一大麃楚呼麋為麃徑至鼎前帝親射以為祭駕回

◎郭瓊

長安獻鼎於高祖之廟命以元鼎紀年以應其瑞起神明臺有金牀象席又起招靈閣皆羽帳流蘇帝前遣入海求仙兮上無所見聞不能空還皆泊居齊魯悲思鄉里時東郡郭瓊字子華形貌陋劣而意度過人每寄宿人家輒以薪自照讀書不眠袖出一算子散置膝前則主家篋笥中凡秘韞讖緯之籍緘縢甚密皆知如目覩、漫道洞見腸垣敢去直窺奥室

武帝每識異人如鹿皮翁之紫氣獨見而識之直是根器不同故目力亦異

琴高喜種龍子似乎遊戲至救人處始知有用亦曰神仙所爲常人固不識也

凡人知此則檀端蓋民義於聖世矣

〇〇〇五仙。已同登漢殿 〇〇〇二高士共服菖蒲

有惡之者閉戸塞門拒而不納恐知其家陰事也璦能卧不開弓行地無蹤袒裼如狂後遊廣漢寓寄人折象家象字伯式素好黄老術師事東平先生家世豐贍象謂多藏必厚亡乃散千金以賑貧苦招留有道之士璦見其濫於用則諷之曰人皆經營積聚爲子孫計子何不慮此耶象曰我之施財乃逃福非避罪若夫子孫渠自爲計何必與之籌畫。惟方寸一片心田使其耕食不盡璦居數日欲教以不死之道象辭曰吾師曾言功微福薄不可妄念肉體長存但能凝神令終得轉世爲有根人足矣璦深重之一

仗筆

曰象自尅今月某日必亡至期忽屍解如蛇蛻還見其家用不給乃出囊中金數十觔贈之去至東齊遇入海諸方士知其苦情謂之曰汝等難歸復命我敢爲馬骨汝等可藉以歸乎（道心無處不慈悲）方士曰如此誠厚幸不識先生果有道術否還曰有友人黄安爲代郡卒推荆以讀書畫地以計數一夕地忽成溝時人謂安舌耕年似八十餘貌若童子常服朱砂舉身皆赤冬不着衣坐一神龜廣三尺人問坐龜幾年安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即得此龜以授我（來歷）其背已平性畏日月之光二千年一出頭得此龜以來已五出頭矣人皆以其年數千又謂之安萬歲行則負龜而趨最喜嚴人若

黄安

出頭之難

王眞 金申 衛叔卿

得司去無憂應答也方士求還至代引見黃安邀坐僻處問今度得幾人安曰偶乘龜至上黨有一郡吏王眞稍知養精攝神終身不娶年百歲而有光澤我以少陰飛體之術與之勤煉未幾能履水赴火辟穀輕身隨我遊行瀕城有金申者厭惡經營不圖仕進常佯狂於市我察其有離塵之志授以太陰煉形之術能單衣卧雪中預知水旱災（此等皆非太陰兩中事）祥窮通壽夭因父母在堂不能遊學幸有長兄侍養即託病死葬百日餘一夕雷霆大作墓爲震開其家人往視塚裂數寸惟留隻履櫻扇薄衾而已金申遂同王眞一老一（伏筆）少去道嵩山近日又度中山衛叔卿元君角之後儀容瀟

非特欲教方士且樂與武帝周旋

壽光侯

董諤

灑氣度不羣先教其服食雲母次教其導引元神漸通至道令將入上林苑招蒼麟爲坐騎也瓊曰金上酷好神仙道友盡往一顯眞道安曰予何不知我意耶瓊曰實爲方士淹留於外况帝非常根器觀其合道請留何必拘哉安曰如此去亦無妨欲我侮弄戲術則不可須遣我徒壽光侯行之教瓊與方士輩先行自至晉陽尋見壽光語以故然後至京戊辰七月方士回朝言在海上得一預知郭仙帝宜入令射覆數事瓊出算子算之皆中無失帝欲爵以官瓊曰臣友黄安深有道德帝命瓊招至安託以足躄不能行禮帝請問安曰臣實無能有仙長壽光侯姓董名諤

宇仲君趙董安于之後能劾百神衆鬼令自縛現形居晉陽其鄉人有婦為魅所迷侯許治之得一三尺妖狐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其下輙死鳥過其上必墮侯往詣之盛夏時其樹葉忽枯隕有大蛇長七八丈懸死樹間帝欲令安往召安曰仙長道高非號召可至須貴使蒲輪猶恐不屈帝謹命使臣厚禮往迎既至帝曰夜半殿下常有數人絳衣披髮持火相隨能治之乎曰小怪易除耳是夜帝使三人為之董行法燒符三人仆地無氣帝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仲君笑以水解之自是敬奉踰常稱為仙長適苑吏報上林一角獸不知何往帝怒欲誅守者黄安曰神

物亦云無常不可往責下吏帝遂止八月有孟岐者許史託名詣闕自言清河逸民恒餌桂葉尋師不避險阻近在華陰山採藥聞帝好道故披萊出見耳帝見其鬚鬢皎白問其年壽岐曰臣年一千七百歲帝訝曰且無問夏商事祇言周初所見若何岐曰周公負扆攝政抱成王朝祖廟臣嘗侍升壇臣以手摩王足周公以玉笏遺臣臣寶執之笏厚七分每以衣袂拂拭令裾易百幅笏銳欲折也出笏於神巾以示帝帝聽其語似實亦厚待之岐曰以臣言千餘歲爲異臣有師兄李充字有根許人年二千餘歲色如少壯臣曾約同來謂帝好殺難親所以不願出山帝曰朕如獲

不言而喻

黄安又累方上跋涉

見當待以賓禮不瑣瑣求其道法也岐曰若此可致矣遂領命前行往返二十日乞乘安車至都帝遣羣臣迎入賜坐問道乞閉口不言帝别建一舘以居此五人相見之際一似從未識面彼此不言必須相視而笑一日帝幸其舘問五人曰朕聞勃海有三神山多集異人每發使不能至疑其徒有空名實無此山或雖有山而無神人也黄安曰蓬萊為東海太區神仙所都去中土不遠而不能至者殆皆常人不見其氣不識其山耳凡仙靈所集必有和氣祥光故尋訪仙眞者先望其氣之所在則求之必得矣於是帝更遣方士入海選能望氣者佐之務見蓬萊始歸復命

是秋九月帝幸雍且郊祀祠官寬舒曰五帝爲太一之佐宜立太一於五帝壇中郊之帝疑而未定公孫臣修道於東梁甫山偶遊滋液山見二人一衣紅一衣白在宮中合藥口作頌曰

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九鍊人形。二九顏色好。

臣長跪拜求二人各與一丸曰我日月之神也凡人得服此藥立地成仙子遇之因緣不淺也臣連服二丸精神頓異身輕若羽二人忽飛昇而去臣無意中得丹喜不自勝稱齊人名卿聞帝疑於郊祠之禮乃挾礼先見侍中宋忠曰今年得寶鼎辛巳朔冬至與黃帝時等忠在文帝朝與

申功

之有舊去五十年不能識視其書不經疑爲妄作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乃自陳求見帝覽書大悅卿曰昔臣受此書於申功帝問功何人卿曰卽與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者建元初年徵聘來京後與安期一相遇受黃帝之鼎書申公嘗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與曾孫也寶鼎出而與諸神還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得仙矣考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其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皆黃帝所嘗遊與神會之處採銅鑄鼎鼎成騎龍上升帝側耳而聽竦身而

為功於西南不小

王吉

歎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猶脫屣耳乃拜卿為郎間稱曰道士使東候神於太室帝郊雍邢駕至隴西登空同追想黃帝之風已已五年還幸甘泉令祠官寬舒具太乙祠壇十一月朔旦冬至昧爽帝郊拜太乙雲陽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有司奏祠上有光見是夜復有美先及晝有黃氣上衝於天立泰畤以明應太祝領祠祀春正月公孫弘薨以石慶為丞相帝欲計平南越先撫結西南夷以司馬相如蜀人遣持節為使土人皆從受經文教始開時夜郎王己殂獠夷思其德欲請立後相如許之回臨邛訪其師胡安臨邛令王吉曰前月忽乘白鶴仙去相如

伏筆

〇竺法蘭
切灰二字大甚猛省
秦山公
□南越王嬰齊
□子興

悔不追隨名其講處曰白鶴山又令蜀民鑿小閒地千里相如還報通邛筰僰道等處帝大悅勑封竹王三子為侯工人為立思王祠都城曰思王城息州、思南、蓋此十孫蔓延祭祀嚴謹、是夏帝鑿池於僰川之西曰昆明池穿至地底、得黑灰甚多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胡竺法蘭蘭乃中天竺使者不問之對曰凡世界盡時刼火洞燒此為刼灰帝以為然禮遣還國時有一二人自稱秦山公即魯班偶遊於此戲以石刻為鯨魚形投諸池中公忽不見池成於中教習水軍以伐南越元朔中南越王胡甍諡文王嬰齊請歸嗣立好劍奢靡殺生自恣及甍諡明王次子興襲位丞相呂嘉不韋後殺興

呂嘉　建德　路博德　楊僕

立建德為王明王長子己巳秋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舡將軍楊僕分道征進嘉奉王入海伏波追獲并平西南夷詔廢建德為庶人斬呂嘉徙其子孫於徼外哀牢國初帝崇欒大入海潛居泰山祠中帝暗伺知之是歲太始歸妄言拜見仙師言其方盡與多不授人帝即指其詐腰斬於市并誅舉者丁義冬公孫卿言見仙人跡於緱氏城上帝率羣臣往觀跡可三尺疑未之信乃登覽大愚石見谷中有二人居焉召問曰居此欲學道否二人曰臣王真金申傑愍於此並無學道意又問知詩書否皆曰不知帝戲之曰此六愚石中所產小愚人也從者皆微笑帝夜宿道宮使東方

文泰之言尋為王金

朔董仲君侍寢夜半忽見仙人長二丈耳出頭巔下垂於肩帝起禮問仙人曰吾九疑山人沈文泰也聞中嶽宋君處石上有菖蒲一寸九節服之可以長生故來採耳帝驚覺顧問董東見否對曰無見帝曰彼非學道服食者必中嶽神以喻朕耳因採菖蒲服之經三日胸悶氣塞不能再服時從官多效服之亦不能久谷中王金聞之採服不止後受神丹常歸鄉里老幼世世見之秋七月司馬相如卒遺書勸封禪辛未元年帝令下議曰古者先振旅而後封禪令置十二部將軍帝帥師北行單于讋不敢出乃還至翟道臨祭橋山冢帝曰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仲君曰

警悟　欲乎　奈何　此留問不可無

乘龍上天葬其衣冠於比帝回長安是冬閩越王反餘善躭於遊戲頗好神仙聞祖遇何氏九仙得釣蟒鈎竿於內府取出釣於城南江上得一白魚鼓鬣斬眼知為龍也縱於江風雨陡作餘善建一臺於山上曰釣龍臺遂起妄念北掠浙水會稽太守朱買臣擊敗之其下共殺之以降買臣復撫平東越正月帝欲東巡詔董謁李充孟岐郭漫黃安同輦謂之五仙臣侍中博士等隨駕又聞扶風人車子侯有無為之道召至愛其清靜亦授侍中令公孫卿持節先行候諸名山倣黃帝游蹟三月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呼萬歲者三可十萬人聲若發於上至

朱璜 阮丘

上問之、帝與左右皆聞在下、大以爲奇、令築尋眞之臺齋

戒精思、三日不得、乃以三百戶封之、使奉太室之祠、詔命

曰崇高邑、又曰奉高、至雎陽有老人數輩見帝、言雎山上

有道士阮丘、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

居山種葱薤、百餘年、時下山賣藥、有廣陵朱璜少病瘕毒、

因詣就醫、丘曰、卿能除去三尸、再得眞人之藥、可度世也、

璜曰、如得病愈、當作客於君三十年、不敢自遝、丘乃與七

藥物、令日服九丸、下如肝脾者數斗、養數十日、體健意朗、

丘復與老君黃庭經、令讀日三過、通之能思其理、遂偕入

浮陽玉女洞、居三十年、璜年且八十、丘復至故處、見其鬢

長三尺餘凡凶豐變異豫戒於人始知為神共敬奉之帝即至雎山見丘即其道德丘曰不過髮白能返黑齒落能更生耳帝曰即此便是不老之方君能爲朕返髮之星星乎帝心勞役鬚髮蒼斑丘以拂翁對面一拂霎時鬚如漆黑鬓似螺青帝索鏡照之大喜載以後車問璜何在云回廣陵駕至泰山先立石山巔以告將祭之八神一天主（祠天）齊二地主（祠太山梁父）三兵主（祠蚩尤）四陰主（祠三山）五陽主（祠之罘）六月主（祠之萊）七日主（祠成山）八四時主（祠瑯琊）遂東巡海上先祭陰陽日月四時之神公孫卿奉節至東萊見一老父牽

許李山

犬夜行聞之言我許李山也曾得病弗愈清齋祭於泰山

張巨君

晝夜祈訴請命忽神人降曰汝何事苦告神明僕曰某汝南子輿人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於靈山請決生死神曰我乃張巨君字季連有易道可射知汝禍之所從因拜求垂示巨君爲筮卦遇震之恒初九六二大三有變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僕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爲父報仇乃於路殺客納空井中用石蓋之其人上訴於天以此病責汝也僕曰實有此罪父爲人所摶蒙此耻終身特邀一客往報中途客欲奔告仇家所以害之巨君曰神鑒難欺汝勤自首吾還山爲爾請命自此病漸愈其後巨君又傳吾筮訣遂畧知易占惜未求度世之方

故復牽犬來饗也卿問巨君何許人季山曰但聞安期生在齊有張董李三徒首曰巨君次曰仲君次曰少君也卿再欲問其去若飛倏不見卿以奏聞帝旨以爲神留宿海上徘徊若有思瞻眺終無見

眞仙並集於側矣而復遣人外求誠失諸近也。沈文泰夜見武帝未必爲王金也而二八適逢其會耳可見仙家服食之物亦有定數

刼灰忽見恰遇識者發明須知乾坤有盡。祿祿浮生特瞬息耳可不及早修眞以避刼火。

○○○封泰岱車公化去　○○○會延靈金母臨凡

建望仙門於東萊北濵建三山亭於瀕海聞安期常居膠水築臺於城南登訪其跡曰幸臺（碑刻尚存）四月還至奉高舉行封禪先至梁父祠地主作封於泰山下之東方禮如郊祠太乙其下秘藏玉牒金書帝行禮畢獨與奉車子侯上山巔（時拜奉車都尉）其上亦有封事皆禁而不漏明日由北陰道而下禪肅然山（泰山下址東北）如祭后土禮帝皆親拜是夜若有靈光晝有白雲起於封中帝坐明堂羣臣更番上壽頌德詔賜民牛酒加年八十及孤寡者布帛二疋復博奉高蛇丘歷城今年租稅大赦天下方士進言天子旣封禪無風

雨之阻乘令入海則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到矣帝欣然曰庶幾遇之阮丘請居泰山守祠不欲他適帝許之復至海上駐蹕數日發憤欲自浮海東方朔諫曰仙者得之自然躁求無益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將自至也帝尚猶豫適奉車子侯暴病死帝興索然令殯載車中傍海北至碣石巡遼西歷九原五月返甘泉凡周行一萬八千里焉帝跂今年爲元封命子侯喪車歸葬扶風其家人適至言子侯未嘗召先一日語家人曰吾已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暫還少時乃復去三日前曾同家叙別豈遽死乎帝命啟棺大風衝天中無一物問其素得何人之道對曰彼嘗

云隨黃列子遊獵九江射中五色鹿逐跡尋處遇服神芝
而得道帝思之不已作歌曰
嘉幽蘭兮延秀蕈妖蒞兮中溏華斐斐兮麗景風徘徊
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
覺涕下兮沾裳
帝情不舒令毋輿圖閱之九江星渚間疊嶂九層崇巖萬
仞周五百餘里方註匡廬之山問匡山何神博士曰名山
記云昔匡子兪兄弟七人孝弟著名周武王召聘不起遊
諸名遍見一彼筒山上有湖周數里多生靈草異物旁有石
井泉石湖又有石鴈春秋皆能羣飛有小石筒中有玉

牒多記久[illegible]備地及得道人姓名張果曰、即臣所言療河間王疾之[illegible]也。東方朔曰別號谷希子、臣常師之。帝曰可得致乎。朔[illegible]道世已久、恐難驟致。帝遣使設祭、賜號盧山君、建匡君廟於山北、歲時祭祀。時四月中旬、帝思朔還宮靜養之言、自此頗好清靜（動極思靜）。屏去內侍、閑居承華殿、見一女子着青衣、美麗非常、冉冉而至。徐問之、對曰、墉城紫蘭宮玉女王子登。西王母聞子志輕四海之祿、廷天下之貴、眞乎勤哉。今七月七日、當暫來降、令先來報知。帝下席跪諾。玉女忽不見。帝愈信朔言之實、獨與言之。朔曰、道炁無爲自然。西華至妙之炁、化爲金母。母乃尊貴神人、監帝誠

駕而除宜豫齋戒執帛禮以見庶獲福祥臣願陪侍是日帝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以俟之越五日朔奏望見巨靈之神化青雀飛去帝即起青雀臺至七夕修除宮掖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帝盛服立陛下召朔侯㮣外勑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寂謐以俟雲駕及夜二唱後西南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殿須臾轉近聞雲中簫管之聲半食頃王母駕至羣仙數千或駕龍虎或乘白麟白鶴或御軒車天馬皆如鳥之懸投光耀庭宇既近羣從不知所在唯母乘紫雲之輦駕五色斑龍別有天神五十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咸住殿下母下

肇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母登牀東向坐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著黃金褡襡文釆鮮明光儀淑穆戴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履玄璚鳳文之舄年可三十餘修短得中天姿映藹眞靈人也帝跪拜致誠旁立屏息母命共坐帝面南斜坐母自設天廚珍妙非凡更於侍女索桃果侍女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雞子母以四顆進帝三顆自食帝食之甘美異常精神頓爽留核欲種母曰中夏地薄種之不生此桃三千年一實荷可待之瑤池者纔千餘年尚未結實適向東王公處摘來亦止二千餘年尚未及期故不甚紅

董雙成

石公子

許飛瓊

阮凌華

范成君

段安香

安法興

熟也朔從牖間窺之母向外指之曰此桃三熟此兒已三偷之矣今復見而垂涎耶乃以一顆與帝賜朔帝向牕隙出朔接而大咲當時酒觴數遍母命諸侍女奏樂董雙成吹雲和之笛王子登彈八琅之璈石公子擊昆廷之玉許飛瓊鼓靈虚之簧阮凌華擊吾陵之磬范成君撫湘靈之瑟段安香作九天之鈞安法興歌玄陵之曲衆聲朗徹靈音駭空歌畢母曰子雖好道而不知其因夫欲修身當營其氣太眞仙經所謂行益易之道是也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易者名書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

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行之不倦精神充滿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而道成矣此

李慶孫

元始天王所說微言令勅侍笈玉女李慶孫錄以授付子善修焉言畢命靈官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殷勤請留母

郭密香

復坐命侍女郭密香往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

王九光之母

敬謝比不相見已四十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道適來視之然形漫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胄彭勃骨無精液脉浮反升肉多精少三屍狡亂玄白失時雖語以至道恐作仙材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傳相須密香

領命去有頃夫人遣一侍女同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畢即復去帝問上元何眞母曰太古以來得道女眞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聞雲中簫鼓之聲夫人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並是女子年俱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絶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帶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母坐止之呼坐北向夫人設廚亦精珍母勅帝曰此眞元之母汝當起拜帝拜畢還坐夫人笑曰汝好道乎聞

數招方術祭山嶽祠神靈禱河川亦為勤矣勤而不獲寶有由也汝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胎性暴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淫則使精漏而魂疲奢則使眞離而魄穢酷則使仁喪而自攻賊則使心鬭而口乾不能遣此五難徒自勞也帝下席跪謝母謂夫人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閬宮暫舍塵濁帝見母玉笈中有紫錦囊啟問何物母曰此五嶽眞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我請求今當至彼付之帝請瞻覧母曰此三天大上所出文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帝叩頭固請母曰欣子心誠今以相與當事加君父不可玩褻夫人語

側景君無常先生

青眞小童

紀離容

帝曰子得其眞形而無六甲靈飛十二事不能用也帝復
請教誨毋亦爲言之夫人曰阿環不苟惜但嘗側景君無
常先生傳靈飛之約授女不授男所以不能伏見扶廣山
青眞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與環所授相同今可
勑取之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往扶廣勑清眞出六甲
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
文之蘊以出靈文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告曰
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
長生毋曰此太上所撰藏於三天紫陵之臺匪人弗傳不
可不慎也因授以五嶽眞形圖帝俱拜受夫人自彈雲林

白四非

不忘瑤池之許

之璈母命侍女白四非歌而和之歌畢乃告以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諸物之名所以得聞而紀將旦母起座將行遺一物於帝曰是名兜木香其末產於兜渠國乃丸如豆粒善禳災疹非常品也帝再拜捧受母與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極於西南乃沒帝至此始信神仙之真有藏靈香桃核於內府以傳示後世以五眞圖及六甲眞文藏以玉函金籍珊瑚為軸紫錦為囊安供栢梁臺上帝謂朔曰昔東郡進短人卿適至短人謂朕曰西王母種桃

補

筆亦不可收

三千歲一結子曼倩已三偷之初以為妄此人亦非凡輩呼之已不知所往自此帝甚重朔拜太中大夫其秋有星

汲仁
勇之

茀於東井地關中後十餘日有星茀於三能有司言陛下誠意封禪天其報以德星云壬申二年是關中疫死者相枕帝出內府靈香命塗於宮門疫癘頓息是冬郊雍五帝還祠太乙作明堂於岐山以配泰山癸酉春天旱帝禱雨於東萊縣北沙上夾掖河兩岸沙長三百里河後名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時河決濮陽帝臨河沉白馬蒼璧致祭而回使汲仁等塞之越人勇之進言曰越俗信鬼故其祠數有效東甌王令巫立祠建臺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年亦衰耗帝信之始用越祠雞卜三月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帝作有山宮建章

太白星　梁玉清　衛承莊　子休

宮光明宮千門萬户皆極侈靡欲神仙來居其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與遣天臺置祠其下以招來有道夏四月有靈芝三種生於殿防內令移植殿前謂之芝英作芝房之曲歌之時百餘日不雨公孫卿曰黃帝封則大旱三年謂之乾封令尊祀靈星其或河水不枯竭禾稼可滋帝令天下祠靈星未幾甘霖曰布惟河北無雨東方朔曰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女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承莊逃入龜山玉清謫北斗下常春生子名休配於河伯驂乘行雨每至衛城耻母之奔輒廻駁故常少雨是

朔既仙矣
宜其通靈
非博物也

霍光

夏朔奏輔弼星昏暈至秋衛青卒甲戌夏復大旱民多渴死冬帝幸雍郊祀從可西歸過長平坂有蟲盤覆於地色如生肝頭目口鼻皆備帝問羣臣朔曰此必秦故獄地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帝按地圖詳之果是問何以去之朔曰積憂者得酒則釋帝令以酒灑之其蟲立消益信朔之神異是年張騫莊助汲黯皆卒霍去病先於元狩六年卒去病微時常禱於甘泉神君現形願與之爲婦去病大怒謂其妖邪不正（是正氣）後去病疾篤家人復請神君曰初謂霍將軍體弱壽命弗長欲以太陰精氣補之將軍不悟認為淫慾遂爾見絕今不可救矣去病臨終薦異母弟光字子孟

閔弘
欒巴

召拜奉車都尉乙亥冬詔令州郡舉茂材異等者千乘大守閔弘上書言豫章太守欒巴深有道術巴字叔元蜀郡人好道術不營俗事遊青城深處見五人騎木羊至即葛由與四治仙會後縱遊東南見趙陀築都城因言六世興衰仙家快樂治仙曰會所見羣仙或駕鸞鶴上沖霄漢或乘蛟龍直入深淵真令人愛羨由曰升天履海仙家常事（帶起下文）但未見入地而行者治仙曰微子言我等已忘之前於大治山見一女子曰班孟不知何來能飛行經日又能坐虛空中與人語常入地遊行初沒足至胸既而但餘頭髻頃之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吹屋則瓦盡飛去舍

葛之法想從那處學得

墨汁噀之滿紙皆成文字悉有意義飲酒餌丹據云已四百歲顏色更少今在大冶欲煉大丹同往晤之且爲君作媒何如由初不欲載勸乃從四仙往達其事孟曰學道中條天姥即約我曰修煉大冶緣成遇葛師命已然復何辭焉遂擇日招由成婚宴飲經旬附近諸山洞仙眞自來慶賀由復遨四治西遊故地蜀山惟青城爲第一常竟日盤桓適遇欒巴見其神采逈異延上綏山飲酒食桃更傳以道法巴歸試之累驗時王吉已遷蜀郡太守聞巴名躬詣巴家請爲功曹甚尊禮之問巴曰道術寧可試乎巴曰唯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狀須更失巴所在壁外人

妙

見一猛虎大驚走避虎徑入欒舍中共往窺視巴則在焉

大人虎變威而不猛君子道長感而遂通

帝親受金母上元之訓而不能信從修煉豈非溺於富貴之病乎故貧士入道猶易雖然烏知帝之不能修煉也又烏知貧士之果易入道也

欒巴除怪至解職追尋求君山酒不自飲而進於帝可謂忠君救世者矣宜其得道之易曼倩以帝未應仙去故敢於竊而恣飲若帝飲而上升漢天下竹何究竟曼倩之飲妙用也閱者勿俾喜其滑稽

妖貍 可見神廟之靈異皆非是者

○○除怪貍欒巴施法　○○飲仙酒曼倩滑稽

後漢孝廉欒巴郎中出守豫章廬山君廟神靈異能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畢空中投杯下地人皆往廟求福能使江湖中分風使船往來皆得巴往謁神便逸去巴識之曰廟鬼詐爲天官侵損百姓日久罪當治若令其遯去又必枉病良民乃於廟求其踪跡揚言推問其山川社稷之事鬼終不出遁去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嬖弘悅其才以女妻之巴上表請假遊行緝捕復八綏山請西治仙同行糾察此鬼所在知往齊郡巴逕見弘謂之曰公婿非人也是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弘召壻出見書生匿房中

亦好　鬼亦文　平上

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作符符成長嘯一聲空中似有人攝符去一堂皆驚此符直從窻櫺中飛入書生見之向婦涕泣曰我不能違去必死矣遂自捧符至庭見巴逡巡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乃應聲變爲貍堦下叩頭乞活巴勅殺之空中刀劍交下貍頭墮地弘女已生一兒須更亦化爲小貍巴令提出撲殺弘捧金帛爲謝巴不受而去還至豫章郡中時多獨足鬼爲祟百姓驚惶病者甚衆巴到後此患倏除適帝招致茂才弘薦巴徵爲尚書郎帝問其道術巴對曰雖有微術皆用神將試之有損稍有緩急當用命巴言臣讀君山記云有美酒數十

獨足鬼

飲者即仙、是冬、帝、即南巡狩、至君山求仙酒、惟聞酒香盃數日不得、已曰成仙之物非可易得臣願留此、務得其酒來見帝更欲禮祀南嶽以衡山阻遠從臣亦憚南行博士進曰灊縣之霍山、形與南嶽小似又名天柱可移祀嶽神於霍等一禮也、帝回江陵至六安登灊之天柱禮祀衡山之神、號天柱為南嶽、上有天池龍湫凌霄大樹、留遊五日望秩南之名山大川浮江而出樅陽、一路致祭仙靈褸士之所、過彭蠡、登祀廬山君廟、復由潯陽北上、金鼓之聲驚動江中惡蛟、帝舟將覆、慌迫之際、一人控弓、伏水至帝船恭身曰、凡俗感帝顧紀、故命續來扈駕連發數矢蛟妖盡

公玉帶

滅風浪頓平壯士忽不見帝驚異博士曰聞南障有匡阜先生名續廬山君之弟此或是也遂封續爲南極大明公立祠於虎溪列於祀典帝北至瑯琊傍海遊行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禪之禮旣丘冠章甫衣黃衣携琴曳裾來迎謂帝曰今日勿登泰山登必傷足帝不之信及上行數里至一殿少憩忽左月梁折墜下左右忙扶帝走已傷是指帝見丘言果驗封稷丘君食邑稷下帝不能行禮但祀而還下山居明堂養傷有濟南公玉帶進黃帝時明堂圖帝令如圖作之回至長安欒巴從君山得仙酒回帝令封固置殿上明日禱祭神人然後飲是夕東方朔值宿竊開罌飲

竭醉倒殿下帝怒欲殺之俟其醒而後加刑三日始醒從容見帝曰臣獲罪當死然仙酒有驗殺臣亦不死若殺臣而死是酒亦不驗爲醉人害人之物耳帝笑釋之謫使西北諸國得異物贖罪時連大旱欒巴奏有龍嶠經誦之立致雨帝令建壇巴捧經登誦未及半滿空萬龍旋繞大雨滂沱帝敬巴如神明丁丑冬帝東巡冬至朔祠上帝於泰山行封禪禮先祠太乙於明堂太祝奏禝丘君於前月尸解遺一琴獻上令收入後車爲之立祠置百户奉祀帝自受王母上元法後意旨開暢高顗自許叢植桂於壇旁蔓寐思接當謂神眞見降必當虔世特此不修至德更興臺

神仙所製小物亦靈

壺遂

司馬遷

館勞敝萬民路盈愁歎是月乙酉日栢梁臺災天鑒非遠所藏圖經并箱函並失以勇之言作建章宮治大池漸臺池名太液中凝爲海中神山更立神明臺井幹樓復鑿影娥池昆明池石鯨每風雨至則揚鬐鼓鬣時有釣於此者鯨食餌被鉤絶綸而去乃見夢於帝求去其鉤明日遊池上見一魚御鉤浮沫帝曰非昨所夢者乎取魚去鉤放之後日帝復遊池上得明珠一雙歎曰魚之報耶復穿水爲曲江每宴足於此是夏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改正朔詔兒寬與博士等共議皆謂宜用夏正詔卿遂等共造歷曰始以二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應土德也

十一唐都　洛下閎　十二耿壽昌　太初　十三李凝姬　十四李廣利　十五公孫賀

閎蒲子八唐都年百歲巳西洛下閎字長公皆深明曆理徵爲金馬待詔改造太初曆渾天之學遭秦而滅閎與耿壽昌物色得之耿年少善算有記才因用以參酌時改元大初帝所幸李夫人名娟淡於紛華帝欲侯其兄廣利夫人以無功不可詔拜爲貳師將軍命伐大宛取善馬戊寅二年春二月石慶卒帝以公孫賀爲丞相夏五月東方朔從西那邪國還得風聲木十枝以獻長九尺形如指出因洹之水實如細珠風吹如玉聲郭瓊曰此木若浮出則人有疾死亡則枝斷折朔曰此木五千歲一濕萬歲一枯也帝賜一枝於朔一賜公孫賀留供八枝於鼎湖宮朔言堯

山陽有丹木黃花而朱實土人云服之長壽但當俟千齡

○也乙卯正旦朝賀畢帝賜百官酒宴飲間欒巴踉蹌而至面帶酒容帝笑謂曰元旦大會卿獨後何也且罰一觴巴接酒沉吟向西南三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巴曰臣之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立廟今旦耆老到廟享臣不可委之是以畧有酒色適見成都市上失火未熄臣故潄酒爲雨以救之當請詔問帝發驛書問之成都守臣奏正旦食後有一足赤烏句民戶呼氣即延燒不已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其雨着衣冠皆作酒氣帝驚歎呼巴爲先生問赤烏何能到人東方朔曰祝融神有畢方鳥

韓太華

囘祿司之其所至處即火災是春欒巴恐病臨終謂家人曰吾將入蒙山從羨門生遊帝知其解去命葬於甘泉西麓方士有言黃帝時作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帝命作之悉如其方朔曰聞昔黃帝一世爲民修世間福再世得爲臣修出世功德三世乃得爲君遂捐棄萬機得鼎煉丹乘龍升去帝王能承御乾坤順逆之道則千載之壽亦未爲多若功崇行著白日上天亦分內事徒以征伐爲威武建作爲奉候臣恐愈遠仙道矣帝色愠時李廣利進圍貳師城大宛出善馬無算盡取之而回詔封海西侯廣利妻韓太華安國之妹以解道德屢勸夫行仁及提音至歎曰

韓安國

殘八家國以為功可同羞乎將與小姑南入越州矣遂無疾而化庚辰夏李夫人卒帝悲悼勅葬於雍每歎曰安得如文成之術者乎董謁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地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冬溫夏凉刻為人形則夫人之神來附帝令仲君一行盛其車從明年改元天漢辛巳元年遣

天漢

蘇武

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脇誘不屈置大窖絕飲食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李陵孫廣善射有祖風壬午與廣利北擊

李陵

陵獨遇戰矢窮降於匈奴帝遂族其家司馬遷為陵辯帝下以腐刑遷乃作史記以與京兆摯峻交好峻退隱於岍

摯峻

山遷既親貴以書勸進峻報導之遷果以悔吝被辱峻高

尚不仕治守清節後李岍人立時尊用酷吏盜賊滋起王祠號岍居士漢本撥
賀為繡衣御吏逐捕魏郡多所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歸賀
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新樂基
冬十月帝升蒼龍館凝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遐方之事衆
莫對東方朔操筆疏曰臣遊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
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陂池皆植奇草異木有
明莖草如金燈折為燭照見鬼物形象亦名照魅草洞
草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王母乘雲光輦
以適東王公稅此馬於芝田未及收逸於清津天岸臣至
王公壇騎此馬而返繞日三匝於馬上睡一霎不覺還至

迨入漢關門猶未掩因其捷足名步影駒九景山東有吉雲草十頃二千年一花今年應生臣往刈之以秣馬更肥健其國嘗以雲氣占吉凶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著草樹皆成五色露味極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朔曰臣偷此馬立至日可二三往若五露去時且看言記而去至夕乃還得吉雲草一束玄白青黃之露各五合盛以青琉璃瓶授帝曰適當其時而得此露飲之老者皆壽疾者皆除帝遍賜羣臣曰可償君山酒矣後彗星現西方朔又進指星示於帝教指彗星應時而没癸未秋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朔來朔來知此篋

西使

武帝能識異人

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帝問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朔來朔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帝大笑賜帛十疋時又東巡由太行以祠恒山祀畢下山一人突（其來亦突）眼捲鬚雲衣螺帽非中國人相𢹂靈膠一函吉光毛裘一襲獻上帝問其何來答曰西王母遣來謝延靈之款帝恐是眞不敢褻之乃收其二物載以後車東至陽丘見一老父鋤於田間狀如五十許人面若童子頭上有白光數尺降問之答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有道士阮丘敎臣絕穀服朮飲水并作一神枕與我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以象氣其八以應風臣遵行之髮

泰山老父

轉黑齒更生日行三百里今三百八十歲矣阮先生云在泰山候我將入山求其大道帝喜賜以金帛得傳其方老父拜謝而去後入泰山歲廿年成五年一還鄉里皆呼爲泰山老父二百餘年乃不復還春帝巡至青齊遍遊諸山於一山得玉函一方長五寸令收之下山函忽化爲白鳥見其足青嘴赤素翼絳顙向西飛去帝異之時四來使者在側曰此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是鳥守之亦王母使者也遂名此山爲函山至秋帝幸華林園射獵弩弦忽斷西使請以所獻靈膠續之帝初不知其妙付諸外庫今取試之使者濡膠續絃粘連和潤與未斷者無異帝令二武士對掣之終不脫視其膠色如碧

王帝問其出處對曰出自鳳麟洲洲在西海中地面正方皆一千五百里四圍弱水繞之上多麟鳳數萬爲羣以鳳喙及麟角合而煎之名續絃膠又名連金泥已斷之絃已折之刃以膠連屬較勝於初帝更問裘之用使者曰吉光神馬壽三百歲取其皮爲裘能入水不濡跨火不焦帝始異而珍藏有道士張方見帝言世不乏仙男女皆可入道

自云漢中人其里有褒氏女褒君之後居漢沔之間幼而沖靜無營及笄浣紗濜水上忽雲雨晦暝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褒女憂憤而卒臨終謂母曰死後見葬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父母殮置車中表及駕牛其車自行踰漢橫

曾皇妃

主仙道君

流而渡直上盡戶平元山頂、即盡戶化 家人追之見五雲天樂幢節導從昇天而去止存空棺同時近地有麗女不食遲。雅素慕清虛每云我當登天不願住世父母以爲戲言因行經東武山下即庚除化 忽有神仙飛空而來自南向北尚遠十里女端立不敢前進羣女眞齊至山頂化城樓宮殿一仙姑下山身光五彩召女入宮闕仙靈羅列儀仗肅然謂女曰汝有仙骨當爲上眞太上命我等授靈寶赤書玉篇眞文按行之飛昇有期女問是何仙眞仙長曰我阿丘曾皇妃也昔亦受此書文奉行爲主仙道君之輔弼昨麻姑朝見道君云有趙方二徒應早入仙奈何皆有貴夫縈繫。

俱不得吉祥而化予將證位崑崙故來召子以補其缺諺畢領羣真飛去麗女既受真文居家勤修九十日三斬赤龍道君命褒女來迎遂白日上昇帝聞之異勅邑長立祠二處四時祀之瀘口祠極靈凡大旱禱之立應瀘口山頂雙轍迹猶存未幾張方辭去帝留之不得棲於東武山石室有赤虎踞坐瞪視口角流涎方不之懼至元康中亦成道昇天西使謂帝曰張道士所言皆實臣在崑崙嘗聞之乙酉春西使辭去三月帝東至泰山修封禪事令植栢百株以祝壽還至武垣見青紫氣自地屬天望氣者言此乃貴人氣推得其下有奇女子合天子之祥也帝訪之果見一女子在空室中姿貌殊麗兩手反

爪如鈎令展之數十人不能擘帝自披之即開中握一玉鈎問其姓氏從來女曰妾齊郡趙氏女少耽清淨卧病六年遇神人麻姑賜玉鈎令緊握之居此空舘靜俟言有能開汝手者即可托以終身含章可貞遂歸終吉

巴之術非勝於五仙而祈雨救火五仙若弗及者何也蓋法術乃仙家餘技故以讓巴耳

鈎弋夫人爲痛氏後身故麻姑授以道術而夭厄之言又早示臨終之兆特以夙因未了不能度之以去或亦前生餘業耳

趙婕妤　太始　程偉　方氏

○瑞氣現鉤弋逢君　○○巫蠱興衆仙避世

今年已二十由是帝用聘禮往其母家求之載歸後宮進爲婕妤還過常山祭麻姑於渤海（滄州有麻姑城）歸建一宮於城外曰鉤翼（後避諱改弋）使趙婕妤居之婕妤解黃帝素女之術帝甚寵之呼曰拳夫人又謂之鉤翼夫人以是年爲太始

丙戌二年黃門侍郎程偉逼妻致死帝令捕殺之偉素好黃白之術妻方氏能通神變化偉常從駕出而服飾不備心以爲憂妻曰止欲衣耳何愁之甚耶言未已即有兩縑至前用以爲衣偉猶不以爲異偉常按枕中鴻寶運時作金不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須臾成金

弗陵

道之不輕如此

偉始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汝之骨相不應得得之者須由天命偉急欲授方乃日夜說誘之賣田產以致美其衣食如此年餘終不肯言出與侶伴謀之歸即威之以杖妻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則當傳非其人雖寸斷支解終不傳也偉仍逼之不已方氏發狂躶身而走以泥自塗其面後遂蹶然卒於道

胡說

拳夫人歎謂帝曰方氏與妾同師彼先適匪人以致此辱然已得尸解之術非眞死也帝怒擊殺偉拳夫人如懷十四月於丁亥三年生一子名弗陵帝命其宮曰堯母門以十四月而生也戊子秋七月東方朔所供風聲木忽折知將去世

張齊

張極

東方坦

明哲眞言

大伍公

有三子長曰齊次曰極次曰坦誡之曰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遊哉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累羣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現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令齊極復姓張坦仍姓東方朔嘗謂同舍郎曰天下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一旦有碧龍下迎遂乘之飛去有神異經行世初朔聞甘泉宛若年百餘歲有少容請娶爲小妻是日宛若亦死時人謂與朔俱去同舍郎以朔言奏聞帝

召大伍公問之對曰不知帝更問公何能曰惟善星曆帝問諸星具在否曰獨不見歲星六十九年今復見耳帝思之正合朔之年壽仰天歎曰朔在傍四十八年朕不知是歲星哀哉慘然不樂者竟月勑以朔之衣冠葬於平原重丘時四夷平伏帝以明年為征和春三月董仲君北還得潛英石上獻令工人刻李夫人形貌置輕紗幙中婉若生時帝大悅問得近視乎仲君曰此石有毒不可迫近帝雖從其言然常形之夢寐作歆憶之篥夢靈臺歲時祀其上仲君恐帝傷於悲感陰碎此石帝乃已其夢思仲君云先經閣河北之紫桂林韓終曾於[illegible]採藥復至闇海路遇壘

遵　江充　田千秋

子於蒙穀之山稱爲若士與談三日皆至眞道語帝遂遣楊遵爲使東帛加璧駟馬安車聘之十一月帝居建章宮靜坐瞥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驚咤忽不見令軍上大索十一日乃已帝往謁上林神君曰此神人報帝之聽讒將有家變也太子據長而仁恕帝嫌其不類已寵寖衰時方士諸巫聚京師女巫入宮教美人理木人祭祀可以度厄是爲魘禱妬忌者爭相告訐謂呪詛於上帝以心疑常夢木人數千來擊體復不平令江充治巫蠱之獄充譖言太子宮得木人充多帝怒使充往捕太子先捕充斬之帝怒甚衛后自殺太子亦自刎辛卯春田千秋訟寃帝大悲感

月氏使
猛獸

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帝幸安定散遊有西胡月氏國王遣使來貢奇香四兩大如燕卵黑若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乏付諸外府又抱獻一猛獸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貍其毛黃其氣兗悴帝問曰此小物何謂猛獸對曰夫威加百獸者不必計其大小是以麟爲巨象之王鳳爲大鵬之宗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者中國必有好道之君國王仰慕故搜奇蘊而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此獸乃崑崙閬上開明天獸之種也乘肥車而濟弱水策驥足以渡飛狐勢澗遐途艱苦蹊路十三年始得神香辟天殘之死疾猛獸却

鄗去也

百邪之魍魎二物實濟衆生之至寶陛下乃不知貴乎是臣國占風之謬也帝勅獸發聲使者以手指之獸舐脣良久忽如霹靂兩目如礒磹炎光帝顛蹶掩耳武士皆失隊仗帝忌之令付上林苑作虎食羣虎見獸相聚屈跡帝恨使者言不遜欲罪之明日遂失使者及猛獸所在是秋董謁李充郭瓊黄安孟岐五仙臣相繼而死冬十一月甘泉神君亦不知何往諸侍中亡去相半壬辰四年田千秋請罷方士侯神人者帝從之於是公孫卿謬忌寛舒勇之公玉帯皆罷去自後帝有得於靜養每歎曰向時愚惑爲方士所欺海内豈有仙人言者盡妖妄耳惟節食服藥差可

此皆悟道以後之反言也

廖冲

後元

少病而已公孫賀家於己丑春正風聲木平折至是坐子盜北軍錢身族誅夷是夏田千秋爲丞相桂陽廖冲明經修行帝聘之冲字清虛聞帝好儒學乃應命及至見帝耄荒諸子皆澆汰歎曰根本撥矣不去將以赭衣衣我未幾遁歸山中吟眺自適後元癸巳夏四月鼎湖宮八枝風聲木忽盡失去帝感腹疾秋八月賜鈎翼夫人死許立其子爲皇嗣夫人歎曰慕塵世之浮華（警世之言）不即隨師修道以致於此然母死而子帝我亦已矣遂自勒死（以帛束頸爲勒）初夫人與方氏同遇麻姑欲度其出世二女塵心未斷姑謂之曰汝二人後當貴然皆遭天厄（蓋女以夫爲天）夫人殯後香聞十里帝

築通靈臺於甘泉宮內以招其魂時有青鳥集於上冬十二月楊遼北同言於碣石遇一人顏如五六十歲止臣車稱是墨子云將往遊蓬萊聞帝以帛璧聘我不能應命也乃出一圖與臣轉謝帝覽之是穆天子駕八駿遊四極圖不解其意甲午春正唐都洛下閎造太初曆成知帝將終遂辭去臨行書於後云歷八百歲當差一算有出而正之者。漢人拾秦火之餘古法淪亡都閎欲言歲差之理浸潤既久文儒泥不能信唐開元中僧一行出當其時乃裁定大衍曆二人歸蜀入太峨山洞昔鬼谷子見大峨小峨相對如眉重崖複壁深遠莫測隱而著書都閎從學星曆之術功成復來相尋常隨往來於青溪越蜀二月詔立弗陵為

上官桀　昭帝　薛平　始元

皇太子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並受遺詔帝崩於五柞宮
七十一歲在位五十四年殯未央前殿其所玩好皆入梓宮三月葬帝
於茂陵興平有茂陵城奉太子即位於高廟是為昭帝帝孺慕生母追
尊為皇太后將附葬茂陵舉棺空如無物啟視但有絲履
起雲即令葬之武帝寢殿中有怪每夜羣臣相驚一日武
帝忽現形謂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爾君奈何令
吏卒上陵磨劍乎言訖不見平視陵旁果有石可為礪吏
卒常盜磨刀劍者霍光知之欲行捕斬尚書令張安世曰
神道茫昧不可為法光乃止乙未建元始元長安大疫死
者過半帝寢食俱廢楊遼言前使兆方路由汾陽遇一人

姓尹名林云初名澄字初默幼時經行太山見石上懸一青之夜望有光採食之日能行六七百里又於峨眉遇太清眞人宋君往朝太乙林叩首求哀得授三皇内文九丹秘訣修之大驗遂能投符水中水爲逆流百步洪濤頓息以藥救暴死者即活善治鬼怪能使自縛而來頗知未來之事於周安王三年應爲道士居於樓觀已四百餘歲今在鄉里救人如召至疫癘不足憂矣帝即厚幣聘至問其救疫之術林曰臣藥所就無多恐難普遍聞先帝末年有月氏使獻返生神藥三枚出聚窟洲人鳥山或名振靈丸一種六名實靈物也今公以此活廬江王者請以此辟之

香之用大見於此

商人

康渠王

其病自滅帝今取神香燒一枚於宮中香聞百里得嗅者不染疾病者皆起其死三日者熏之復活香氣絪縕數日不歇帝乃秘錄餘香尊禮林於王邸常幸邸諮問一日太微帝君遣仙官下迎授爲太微眞人林遂乘雲而去邸吏報聞帝驚異戊戌四年有商人於扶風郡市以青布三十疋錢九萬買得二物武帝舊時左右識之執至都中奏言西胡康渠王所獻玉箱一玉杖一先帝甚愛故入梓宮此商恐盜於茂陵也帝詰其從來商人具說賣者形狀乃知是先帝使人審視陵寢無恙帝命給原值放歸二物藏於太廟未幾抱犢山居民進道書五十餘卷視之皆茂陵所

張慶

張微子

淳文期

青童君

元鳳

藏帝命賚之益信先帝得仙時將作大匠張慶有女曰微子少精思於靜寢感格仙真降臨自言東華王妃淳文期青童君之妹爲爾專一故暫降教微子遂拜爲師文期授服霧氣之法曰雲霧是山澤水火之精金石之盈氣久服則能散影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依法服之得以通靈帝聞之召入問道微子對曰愛民以養國愛身以養命帝善之自是微子常遊行於空蘇武覊北十九年前以死聞於漢及微子歸言仍在海濱持節牧羊帝遣使責索匈奴不能隱始放還拜爲典屬國辛丑改元元鳳上官桀欲謀殺霍光而廢帝事洩族誅壬寅春泰山上大石立起上林中

僵柳復生兆孝宣之瑞帝年壯無子多御內嬖元鼎初有神女來遊招靈閣留一玉釵武帝以賜趙婕妤至是宮人求之不得謀欲碎之啟匣視釵惟見白燕升天宮中因爭作玉燕釵甲辰夏帝鑿琳池又曰百子池七夕臨池張宴令宮女穿針乞巧先得者爲勝後二年三妃並得孕丁未改元元平四月帝崩在位十三年遺腹產二子一女霍光議立昌邑

元平

上官后　昌邑哀王髆　昌邑王賀　龔遂　田延年

哀王廣利妹李夫人生名髆之子賀奉上官太后詔迎立之賀素狂縱居喪游獵不止王嘗見大白犬戴方山冠而入王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也言在側者盡冠狗也王不改霍光憂懣無計田延年曰何不建白太后更選立賢者王數出遊

夏侯勝 史王孫 王夫人 丙吉 宣帝 本始

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王謂勝妖言命以屬吏光召問之勝曰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光益重經術之士會議共白太后使還昌邑初衛太子之子史王孫生史良娣家姓娶王夫人生子病已遭巫蠱事皆遇害皇曾孫坐收繫獄廷尉丙吉知其寃謹護之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時上林死蠶食榔葉成公孫病已立五字昌邑王廢議所立未定吉言於光光奏白太后羣臣迎病已即位改名詢是為宣帝 明年建元本始立許婕妤為后己酉二年封昭帝遺腹子二人為王庚戌三年許后有娠而病霍光夫人顯使

許后 霍顯 霍后 地節 魏相 徐福 霍延 霍績 元康

女醫以藥飲后而崩辛亥春光女爲后是夏地震明年改元地節癸丑霍光薨帝始親政甲寅夏立子奭爲皇太子許后生以魏相爲丞相時霍氏驕侈縱橫帝收其印綬乙夘欲謀廢天子事覺皆棄市光少子延去病庶孫績在逃初茂陵徐生自云名福數上言防霍氏宜以時抑制其權及誅霍氏遷福爲郎下詔捜黨族滅福極陳二霍有大功於是詔留延績繼其宗祀福謂同舍郎曰予將跨鳳遊丹陽賀功旋歸東海島上丙辰改元元康時有鳳凰下集彭城衆以爲瑞丁巳二年有司奏丹陽句曲山有茅眞人中書飛昇萬姓瞻睹帝縣其地曰句容名其山曰茅山初唐葛

茅祚

許毋

茅盈

按太茅君內傳姮胃天才類膺矯志蘭杭管謂二弟曰世務紛錯履之永嘆職常慕高祖之邈躅唯願肥遯之利貞耳年十八辭親入恒山讀老子周易傳采不服餌潛景絕成積六年精

周得河上公指點居咸陽目久知太原茅君之子若孫仁厚之至而熹子祚更是誠實娶許氏生一子不育過三旬無子奮志行善施財粟賑濟貧民行三年許有娠於景帝中元五年十月初三生子紅霞盈天三日因名盈字叔申目少秉操特異獨味清虛後連生二弟遂別父母入恒山修道時年十八得遇西城王君（即中華總眞帝君金蝋子瑋玄）王君初在中嶽後宮林屋洞吳王使韓崇下採授以丹方崇行之有得精氣永不衰傒仕漢爲汝南太守在郡十四年治政爲天下最王君又降挈入大霍山洞同煉崇得上昇王君巡遊五嶽偶至恒山茅盈遇之拜爲師叩至眞上道王君惟

悳誠感西夕六玄玉女謂曰西城有王君得眞道可為子師矣才進尋明發豁悟徑造西城卒見王君重閉無巳王君顧左右曰形影空苦似有志矣乃接引諮問戒以勿怠留洞宮執巾履之役者十七年見君謹密使主衣書圖籙復三年命駕造龜山灊指音淋宮

授以餌朮調神之法盈行之便得身輕辟穀朮餌能補脾氣滿不思食、

巫蠱之獄將起國有變異東方所以先去而五仙獨後者無官守也帝未終也時至乃行耳然去必示以死者、惡知其不與帝黙會以掩俗人耳目。

武帝一生好道王母親降仙侶盈朝若殁而寂寂則所遇諸仙真後將議其誕矣惟茂陵一見郿市再見而箱杖道書復出於世大啟後學之心知仙之不妄、

尹林之冲舉茅君之飛昇皆詳其始終讀此則知仙之果有而修真者不為色沮矣、

〇〇大茅君泰山獲偶　〇王子淵蜀道昇仙

後從諸白王龜臺朝謁王母乞拜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母愍其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皇及昊天上帝榑桑帝君授我玉佩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溯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敕王君一一解釋并授寶書四童散盈拜受歸恒山北谷修煉天漢四年三月十八日老君下降得以道成時年四十九忽想還家父母年八旬外優遊自樂盈登堂拜問父怒其久出不事恒業欲手杖之盈長跪告曰已受聖師符籙常有天兵侍衛杖盈恐

罘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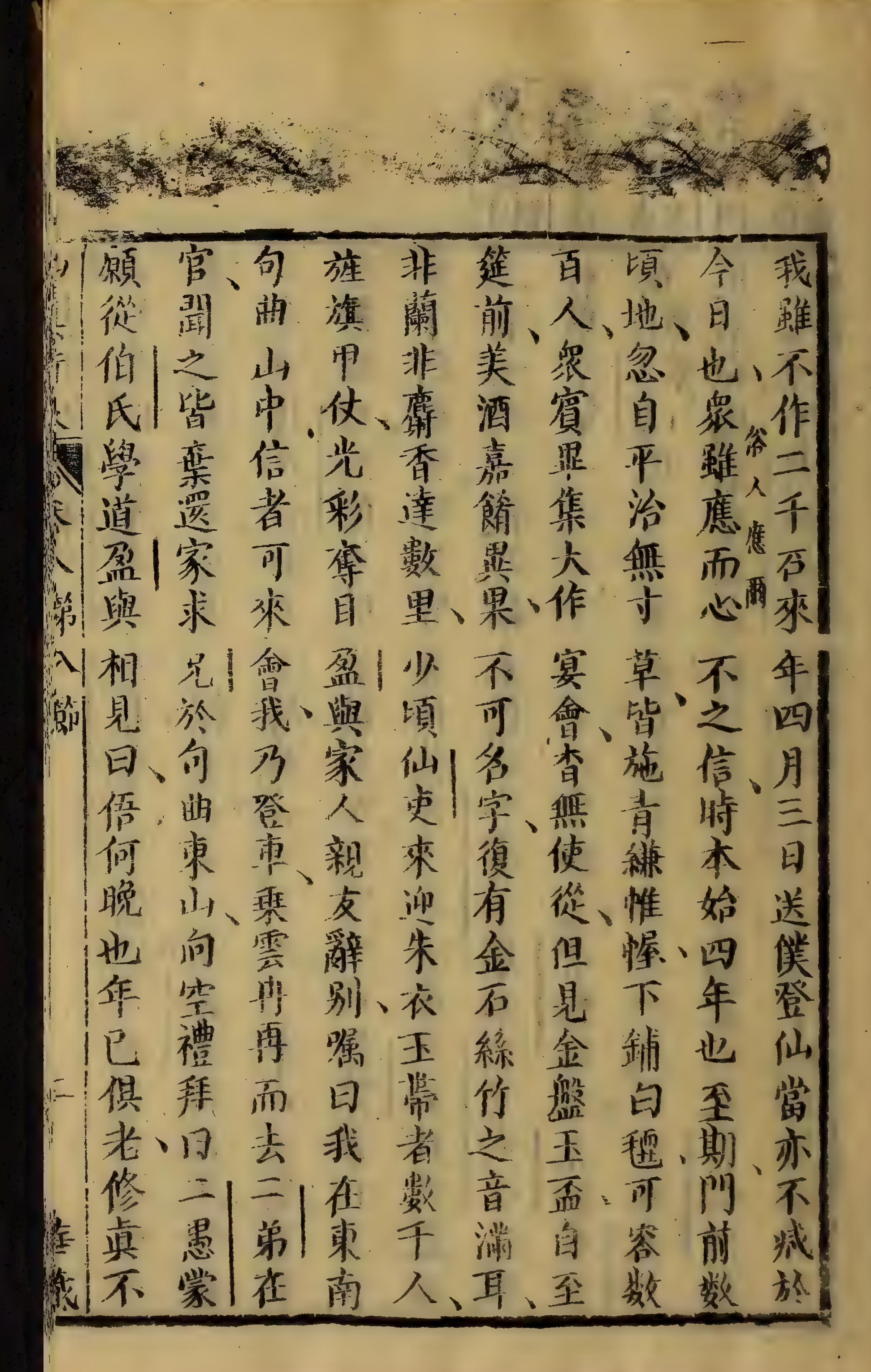
罘褢

眞心修道者仙眞樂得而教之

伊子蒲

青與紫有異耶當咀之嚼之

有相阻盈罪益甚父欲驗其言故杖之杖輒折成數段如弓矢之發中壁則壁穿中柱則柱陷始信其道成大弟固字秀偉次弟褢字思和不好玄修勤攻儒術盈家居未幾復東入吳之句曲遇一人乘白鹿來遊曰予伊子蒲先生常採青芝於東山山有神芝五種其三色紫形如葵葉光明洞徹服之拜為太清龍虎仙君予力薄只餌青芝也今幸會子子既受玄眞之經尚未得玄眞自養之法我當授子即能遐舉飛昇也盈受其教居句曲精修後父母壽終至家行服哭泣盡禮殯葬復去既而固為執金吾褢為西河守將並往官鄉里送者數百人盈亦歸家在座笑謂衆賓曰



我雖不作二千石來年四月三日送僕登仙當亦不殊於（俗人應爾）今日也衆雖應而心不之信時本始四年也至期門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寸草皆施青縑帷幄下鋪白氊可容數百人衆賓畢集大作宴會杳無使從但見金盤玉盃自至筵前美酒嘉餚異果不可名字復有金石絲竹之音滿耳非蘭非麝香達數里少頃仙吏來迎朱衣玉帶者數千人旌旗甲仗光彩奪目盈與家人親友辭別囑曰我在東南句曲山中信者可來會我乃登車乘雲冉冉而去二弟在官聞之皆棄還家求兄於句曲東山向空禮拜曰二愚當願從伯氏學道盈與相見曰爾何晚也年已俱老修真不

易初教以延年之法令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各贈九還丹一劑并神方一局固裹佩服之苦行六年亦遂成仙分居三峰修持時謂之三茅山來幾隊仗無數擁四天使至皆衣繡執金册寶物以詔茅君曰上天知子行满特賜法寶更俟後命大茅君率二弟拜伏聽命上首一人曰僕乃繡衣使者冷廣子期奉天皇大帝遣賜神璽靈策一人曰予三天左宮御吏管修條奉太衛帝君命即玉晨道君賜予八龍錦輿紫羽華衣又一人曰臣奉太上道君命賜君金虎眞符流金之鈴乃協晨大夫石叔門也一人曰予太極眞人領金闕聖君命賜予以四節燕胎流

◎冷廣子期
◎管修條　太衛帝君
◎石叔門　金闕聖君

王忠　鮑丘　張靈子

明神芝遂使正一上玄丘以王忠鮑丘等付諸法物大茅君起身恭受佩璽服衣正冠帶符握鈴食芝再拜謝恩使者授策既畢各騰空去（大茅峰半有繡衣亭）一弟自愧道德未孚退居左右二峰勤修西靈王母知茅君道成與上元夫人徃約南嶽赤大真人方諸青童道君并其師西城總真王君各以方面車服降句曲之山金壇之靈華陽天宮先使侍衛至其庭傳命茅君盈拜迎王君為盈設天廚醉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偕王君省顧盈之二弟授以靈訣道要母命上元授固衰四部寶經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授之三君受訖王君亦授賜命紫素之册

宋辟非　李方明

固爲定錄君裒爲保命君亦侍眞悉復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千萬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前拜求道夫人憫之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緑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大極緑景經凡四部以授王母勑侍經李方明出丹瓊之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洞飛二景內書傳授畢母與夫人告去赤青王三眞相將而起千乘萬騎衛歸太虛盈綰雙髻披鶴氅衣駕猛虎車令二弟乘黃鶴後隨白日昇天霞光萬道人民皆禮拜瞻仰時元康二年八月己酉日也三仙至金闕朝見上帝帝賜盈紫金如意瑤草芝鞋

侍仙玉郎

火居

固褒各賜大極眞圖一轉勑其分司三元各轄三天皆封爲九天司命三茅應化眞君大茅君加封爲太元眞君受紫王之版黃金刻書九錫文命既登是職當時侍仙玉郎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出九天生神王章謝恩下殿拜謁在天神聖下界度祖宗父母入茅山建宮殿以居聖父母常言昔日求子之艱今享齊天之福三茅君聞之誓願普濟天下無後之人先有附近土人祈嗣者輙應其後四遠畢至爲建祠廟鼎列於三峯極其靈應凡遇春來拜禱者傾江以南茅君之親戚相聚來投雜居於市野皆不辟穀而火食謂之火居時奉事者甚衆茅君常在帳中與人言

大德

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白鶴有病者請福煮雞子十枚納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剖視其中黃者病當愈中有土者不愈每以此爲候大茅君之師王君來邀遊泰山帝君款留經宿王君曰吾弟有五子一女五子已娶三媳女名玉女大仙獨居岱嶽太平頂善諸法術昨聞子能爲人廣衍宗嗣是合天地玄機願以玉女妻子子意云何茅君沉吟未對王君笑曰子亦聞夫台子喬武夷一子婚媾之事乎即我兄弟子姪皆有匹偶上聖高真亦眷屬相聚而必謂孤修獨處爲道乎茅君不能辭但云還告父母王君與之俱往茅山父母唯唯聽命訂於八月月盈之夕至

三 疏廣

三 疏受

十三 黃霸

泰山完姻至期茅君頂芙蓉冠披凌霄服手執蓮瓣圭腰繫桃光帶乘赤瑛輿而往儀衛極盛結禱之後另居旁丘胥山（胥相也後以女夫爲壻从士非从土也）爲東嶽上卿司命眞君代理大生之案統吳越之神仙綜山源於江左自是往來南北每歲二月二日駕白鶴來家會羣仙於橋上有司名其橋曰會仙具諸事上聞元康三年太子太傅疏廣太子少傅流受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其見機廣與兄子受深達老子意旨知功成身退之義同日歸鄉散布金帛保其清貴頻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深得民心鳳凰常集於郡城帝知其持法平衡沂致遷爲京兆尹巳未春有神雀大如鷂色

神爵
龔仲陽
萬山少童
金馬
碧雞
王褒
赤斧

有五彩集長樂宮和鳴明年庚申改元神爵帝始幸甘泉郊太乙五畤復幸河東以祠后土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之言增置神祠有道人龔仲陽者名聖受萬山少童步六紀之法常遊行海內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其山峯巒秀拔爲諸山之長俯瞰滇池一碧萬頃其神隱現於此如往醮祭可致而獲之帝遣王褒持節往求褒字子淵益州人刺史薦褒有俊才帝悅其邁軼擢諫議大夫至是遣祀入蜀由資中而進夜有老君使來召爲仙吏明日忽病作卒於道從者還報賜葬於蜀時有巴戎赤斧者生時掌中有赤紋如斧形帝聞其異遂命其復往建祠

即以爲金馬碧雞祠主簿使奉祀事壬戌春魏相薨丙吉爲丞相復以黃霸治潁川癸亥四年鳳凰神爵數集郡潁川尤多常集霸堂不去詔使霸爵關內侯徵爲太子太傅明年甲子改元五鳳會稽太守李子蕿深念民瘼欲明囚情乃以梧櫝爲囚人形鑿地爲陷以蘆爲郭臥木囚於中囚罪眞木囚不動囚寃木囚動出下期一月民無奸宄一郡大治召爲京兆尹帝酷好祥瑞合餌丹藥常退朝靜養專思至道乙丑二年八月閒居鳳儀殿有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色如童子羽衣星冠腰繫青紫璽芝數枚帝驚問爲誰答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帝曰是

梁伯
衛度世

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解青芝四本置地、頌曰、
青芝青芝、佩之植之、奠定邦國、威加四夷、白麟歸華、黃
龍來淄、
忽不知所在、帝始悔悟為真仙、失於覿面、命以青芝植於
殿庭、遣梁伯為使、至中山物色蹤尋衛元君後、果有叔卿
仙去、其子度世尚在、梁伯告知其故、同還見帝、問其父得
仙故、度世曰、臣父常服雲母導引、不交世事、委家去已四
十年餘、曾云當入居泰華山、未知何如、帝想歸華之語、復
遣梁伯度世同往華山求尋、至山輒有火燄下、欲上不能、
積數十日、度世曰、豈不欲與他人俱往乎、乃齋戒獨上絕

巖火果不發望對嶺石上父與數入博戲紫雲爲蓋白玉爲床有數仙童執幢節立於傍度世遙呼再拜叔卿遂步虛涉松稍而至問來何爲度世曰帝甚悔前日倉卒不及與父言今遣使來願父再往一見叔卿曰前爲太上所遣誡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厄之法而强梁自貴便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將與中黃太乙等眞仙共定天元之數不復往也度世問父頃與博戲者爲誰叔卿曰許由巢介之推王傅喬神精師曠父火低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張伶倫也度世曰諸人皆高輩伶倫何人亦與爲列叔卿叱曰小子無知浪言獲罪乃洪厓先生之徒黃帝之臣也服琅玕花得仙爲其能審

火低公

飛黃子

薛容

音後遂以爲樂官之名我向寓終南絶頂唯與此輩往來豈下俗所知乎度世深悔失言叔卿曰吾齋室西北隅廡柱下玉函中有神仙素書汝歸取而按方合服一年可乘雲道成早來就我勿復爲漢臣也言畢飛向嶺頭與衆笑語移時皆化白鳥凌空嶺頭鬱鬱生霧度世目斷雲霄悵快步下梁伯意其必有所得叩頭求教度世見其情行溫實以實告之與歸發柱下得玉函封以飛仙香印中有五色雲母取以合藥同餌之俱得仙道留其方於家世人多有得之者帝聞梁伯等仙去嗟歎累月丙寅春丙吉薨以黃覇爲丞相丁夘秋甘露四降明年改元甘露己巳夏鳳

河上女子

京房

焦延壽

鳳集汝水新蔡庚午春河上女子掘塚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朽壞不可復識辛未四年詔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藏諸秘書之所趙人京房步從河東焦延壽習易居三載延壽知其槪歎曰得吾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事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値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以占驗復入判之五溪天齊山從河上公學易數年通其大旨公謂曰凡學易者當先審進退存亡之機今子不求徵理徒以占候災異爲事此易之末也子試退而思之房乃歸研易理以錢合三才之理用之代蓍擲以見爻以甲子起卦分宮定六親能知吉凶休咎一日嘗語人曰卯

梁丘賀　呂牟　戚氏　張公

蛇淄龍吾心忪忪時從遊者甚衆帝求得其門人瑯琊梁丘賀故云梁丘昜孝友張仲初奉上帝命降生爲趙王如意將以拯化生民爲呂氏虐殺其子母嘗蓄宿憤欲思爲率然之相盡吞諸呂以報之而諸呂造業深重死拘幽冥歷年甚久呂雉始再生爲人仍姓呂名牟爲西海邛池令邑多呂姓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生聚窮荒戚姬亦生於越嶲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此生貧悴之甚所嫁張公夫婦以芟刈爲業一日於野外相語曰生身窘困年暮力衰六十無子將不免於溝壑乃相與割臂出血灑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

金蛇

氣血薄必不能生育願此石下得生動物亦遺體也如意之靈訪尋呂氏適至於此識是毋氏一念感之從而寓於石下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母收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雨即起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甚遇畜類輒食之邑令呂牟有馬産騧身報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及金蛇因噬呑之牟訪知張老所育拘其夫婦於獄責求妖蛇不得則見殺蛇即化儒生謁之曰爲馬而殺人豈令尹之事乎牟怒叱使退生復曰君有死氣浮於面宜修省無致後悔語畢隱形不見咸以爲妖如意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慘死今適逢之願

與之較辭上未報即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何得爲魚以手捫頭面而泣至夕揚海水以爲雨灌注城邑圍四十里皆陷後名陷河蛇身載父母而出既報宿怨徙居於梓潼縣北八里七曲山即隱身於巖穴而露尾雪寃始藏贖罪復出
世稱婦翁爲泰山咸以有丈人峰也不知茅君壻於東嶽也始見嶽丈之稱固有來歷
天上無情懂仙人絕頂聰明者俱仙資也若王褒之得侍老君是矣吾願舉世聰明之士切勿自輕

張惡子　黃龍　元帝　初元　王后　王禁

○○○劉涓子注蒐蘄林○○莊伯微故誠侌毋

衆聞五丁氏子能徙山募令引之逆出五丁力寡難拔山忽崩五丁皆化為石有司奏其異帝命賑恤鄰近被災者時人因張氏所養之蛇謂為張惡子請立祠祀之其神甚靈（惡子父母之墓在東二十里）是冬有司復奏淄水有黃龍見帝愈衛叔卿京房之言深自感歎壬申春改元黃龍三月帝崩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葬長安城西）太子奭即位（是為元帝）明年為初元△立王氏為后春秋時沙麓山崩晉史蘇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當有聖母出於此至漢太始中御史王賀（字翁孺齊人）徙魏郡委粟里（應運地）沙麓賀之子禁生女名政君恰當其時即后也乙

邢陽
王仲都

亥冬十月右扶風太守邢陽上言有道士王仲都自云遊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服之能禦寒暑居民相傳見之將及二百年顏色常如四十許人元帝召試其術時正隆冬令仲都披單衣乘駟馬車從遊上林昆明池環水馳走帝御重裘猶覺寒慄仲都背上熱氣蒸然明夏當盛暑復召都衣以重綿圍以烈火半日身不流汗口不稱熱怡然笑語自若帝益加敬焉是秋忽不辭而去丁丑春有[illegible]使臣從蜀郡來言見其在市閒行寄謝天子云即秦人

仲[illegible]向問遊淮蔡兗齊原多於雍梁駐足游行吳楚閩越

非[illegible]訪太乙路經嵩山晉謁安琴二先生得欒尚書爲伴琴

先生云去濮陽蘇子玄乃當世眞異仇太白常亦言及今上
既子不仁善諸經史何不遣使誠聘或可致而問也帝命安
車玄纁迎聘子玄名林魏郡人本衛靈公之後分支蘇門
山因以氏焉秉操卓犖聞舒鄉吳子英者名淺有謝囂之
志與爲友子英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於溉水持歸畜之池
一年長丈餘漸生角翼魚作言曰琴先生所種龍子有緣
度以出世英即挺身跨上風雲擁護而去明歲是日來歸
仍與妻子同飲食歡笑數日龍復來迎去蘇林知之借居
吳家守候至期子英果又歸與林細談四五日辭去其後
歲歲如期回家如此七十年妻故子老不復歸吳楚間因

三尸神

立子英祠焉蘇林棄家負笈至趙時年二十一尋見琴高師之得授煉氣保命之道奉事歲餘高將他適囑令別圖進步林拜辭遊華山仇生與昌容居尸鄉西獄大明眞君聘館於太白爲煉師採藥作丹修合服餌林遇之求其道仇教以胎息還原守魄之法林行之大益仇曰子眞人也我跡不足躡乃欵林於涓子涓子補職須彌暫歸探望諸友見林歡若平生授以眞訣復曰欲作地上眞人必先服藥除去三尸殺滅穀虫三尸者一名青姑伐人眼令人目暗面皺口臭齒落二曰白姑伐人五臟令人心耗氣少善忘荒悶三名血尸伐人胃管令人腹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

開所思不得若不去三尸而服藥穀食雖斷尸猶不死雖勤吐納亦無益焉次九欲求眞者當先服制尸九一名初神去本充欲作仙人當先服制仙九制仙者太上八瓊飛精之丹子當急修服之遂傳以方語林曰吾偕位天地不可少離別後林於涓寢室得書一幅是遺林者其文曰五斗三一云是上帝所授今以授子能精思二十年三一始得相見但見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能守三一名刊玉札吾餌朮養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山田翔四嶽休息洞室守形思眞共二千八百餘年方得

上補元位子共爲之林省書流涕奉法精修道成同遊天下分形散影寢息丹陵常賣履市巷以識世人莫能識也自號長存子後歸家中忽於初元四年三月六日告弟子周義山黃泰曰我昨被玄洲召爲仙伯上領太極中侯大夫當與子别明旦果有雲車羽蓋驂龍駕虎侍從數百人來迎林郎登車冉冉而去明年丁丑春漢使來聘已不在矣

周義山

黃泰

義山字季通汝陰人勃七世孫爲人沉重喜怒不形好獨坐靜處平旦常面東漱口咽液服氣百數向日載拜如此經年父怪問之遂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爾至月朔旦漫遊市落見窮餓之人即解衣

給食時大儒名士聞其盛德往詣焉輒稱疾不見歲災旱傾財竭家以濟其困對萬物臨如赤子過陳留黃泰曰君好道陰德流行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師蘇子玄授煉身消災之術服氣還神之事吾承行甚驗曷往師之義山即邀同叩蘇公欣然曰聞子少知呑景咽漿精髓不泄不復須陰丹内術補胎之益則何由還陽服食衆草諸藥雖得其力然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也但可延年益壽爾義山遂拜求長生要訣蘇公曰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與太極眞人爲友拜爲仙宮之主其位可同眞公定元公大生公及中黃大夫九氣丈人

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爲仙卿大夫士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神鬼。或遊翔小有羣集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仙也。或白日尸解死過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我受涓子秘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爲眞人。我之道非子所學也。今以逐虫尸之方守三一之法靈妙小有之書二百事傳子。須按次爲之。義山再拜受教。退而服蒸木五年身生光澤。徹視内見五臓。滌去虫尸。又服神芝五年目視千里外。日行五百里。遠近濟人疾苦。蘇公將赴召與万箇一朱柯芳乾芝謂曰吾道畢矣。子可遠索高師也。

劉更生　陳永伯　陳僧族

義山送師上升遂巡行名山大澤遇劉更生謂有同門誼贈陰符經教以明哲保身更生字子政楚元王五世孫初病危有賈復蘇道人以藥救之并授以仙靈丹故名更生文才博雅好黃老之術聞南陽陳永伯得淮陽王七星散方服二十一日忽不知其所在永伯有兄子名僧族年十七亦服之其父恐或去繫其足閉於密室晝夜守視至二十八日亦復不見本方云服之三十日得仙陳氏二人未三十日而失去後人不敢更服謂仙去必有仙官來迎今但不見人耳疑為變方不可用更生求得之并以淮南子枕中鴻寶秘書詣闕上獻時宣帝初年試之不驗有罪繫獄未幾宣

貳負　二危　窫窳　蕭望之

帝欲預作壽陵於上郡雕陽起工發疏屬山之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披髮反縛械一足有司奏聞帝問群臣俱不能對更生使獄吏上言能知召問之對曰少昊時有國君曰貳負不道與讒臣危謀殺諫臣窫窳窫窳西道弱水上化成龍首蛇身少昊知之征滅其國戮貳負擒危至其右足反其兩手與髮合縛繫之山洞木上今所見者是其尸象非眞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而成之耳毀之立見帝命取至令人攢擊若樹皮泥屑紛然而觧始重更生之淵博擢為宗正使親王子弟咸就其學帝以疏屬山不祥別營於長安之西元帝初年蕭望之薦更生為左拾遺戊寅

永光 劉向 石顯 建昭 竟寧 成帝 王鳳 建始

爲永光元年遣宦戚擅權更生每多抗論而上不報乃更名向真辰三年向言京房深抱異材遇明時不出爲人物之惜帝徵爲侍中待以優禮辛巳六月晦日蝕命占之得易之否房曰否者塞也小人道長之象時宦官石顯等專權房常以微言諷帝不能用癸未爲建昭元年明年以房爲魏郡太守未幾顯譖房誹謗天子遂棄市臨刑曰房先爾等三四年死耳所著有易林行於後世戊子竟寧元年夏五月帝崩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太子驁即位是爲成帝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封王氏五舅皆爲侯六月黃霧四塞己丑爲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病死於道帝躭

許后　谷永　谷春　河平　安丘望之

於酒色委政外家庚寅二年立許氏爲后壬辰夏雨大雪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議者多歸咎鳳等谷永獨倚附王氏擢爲光祿大夫永本櫟陽人其兄谷春少從太白先生學道時爲郎中聞弟阿諛權貴忽自患病死而尸不冷家人棺喪未敢下釘其後乙未河平三年新豐縣民見春衣緋紅褁青幘坐縣門上邑人驚報其家家人來迎春不肯歸留門上三日去之長安坐横門上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家人發棺檢視有衣無尸乃具奏朝廷立祠於中山上春時來祠中留宿受享安丘望之以恬靜不求仕進號安丘丈人帝歡見不得以其道德深重當師事之望

陳農　天祿之[illegible]　司祿之獸似羊麟

之不以見重爲高日益損退爲巫醫於民間著老子章句比老哀蕭大傅遭宦戚譖死而詭名者帝以中省秘書成敗敗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遷劉向爲光祿大夫同登未央宮天祿閣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重乃因而書洪範集合歷來符瑞災異之說著其占驗凡十一篇及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帝心知向精忠丙申上元之夕向正秘書閣上夜暗獨坐有黃衣老人揗青藜杖叩閣而進向閣之老人曰吾乃太乙精也天地闓卯金之子忠誠博學故下觀焉乃吹杖頭有火燄然作照與向共談開闢以來事先受向洪範之文乃自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授之至曙而別自此學問

成公 陽朔 鄭樸 王曼 王莽 鴻嘉 永始

更退捜羅諸奇作列仙傳三年告成河東一老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公晒曰幸與帝同諡帝聞之往訪公竟不屈節帝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公曰陛下能富貴人臣能不受官禄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法帝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陽朔二年王鳳聞褒中鄭樸字子眞甚賢累聘之不應隱於箕山谷口自適其志時人高之己亥三年王鳳死王曼之子莽折節爲恭儉鳳以託太后（莽盡孝元后姪）辛丑改元鴻嘉乙巳爲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時許后廢立趙婕妤爲后（名飛燕）凡後宮有子者皆致之死故有燕啄皇孫之謠劉向欲感后意

南陽公主	劉歆	哀帝		綏和	元延		趙后

意次古今爲列女傳以奏之丁未三年詔罷甘泉太乙五畤忽遇大風拔本帝異之以問劉向向曰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詔復其祀宮中夜雨一蒼鹿帝曰時神報我己酉元延元年癸丑綏和元年帝無嗣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以王莽爲大司馬時年二十八時蜀之揵爲郡得古磬十六枚於漢水之濵朝臣以爲瑞此示自今至莽篡國足當此數是冬劉向卒帝深悼之甲寅三月帝崩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歲太子欣即位是爲哀帝莽薦向子歆爲侍中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敘諸子分爲九流自按圖讖乃更名秀南陽公主成帝長女也下嫁莽從弟咸公主知莽必亂漢謂咸曰王氏日盛

必有一番春併我一人當入山避嫌修道作世外無拘夫婦不亦美乎咸辭以不能公主聞西嶽多仙眞靈聖遂棄繁華自往結廬以居修持歲餘精思丹道即有谷眞人過此見其誠篤引上太白拜見仇先生傳以飛步沖舉之法未幾有崑崙使者莊伯微領乘輿陛仗言奉西母命召入瑤池授職公主脫履登車侍從簇擁乘雲而去上入奔告王咸咸至升層領四望漠然無影惟於后上見所遺朱履一雙俯身欲取已化爲石咸歎息而歸後名其峯公主峰潘安仁爲之作賦

莊伯微

伯微者遼西人也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惟以日入時向西北正坐閉目握固存想崑崙積三十年乃見

一女眞自稱崑崙山人憐汝苦志多年故來度汝因汝長於貧賤未爲奇異若生於富貴者特起出世之想捨甘就苦去炎願涼其功尤倍今傳汝以金液丹方合服之便可得道山人既去伯微思念同鄉范幼冲元帝時曾爲尚書郎善解地理少遇嵩山宋君授太素胎化易形秘道其法約其事驗幼冲行之十年身有三色之氣家積黃金朱砂爲修丹之用伯微投之密述其故幼冲欣然出金砂同煉一年丹成服之皆得飛昇彼同有是心兼金可斷此之謂絜矩要道堪推

歷觀爲君之好道皆好戲術耳如元帝之於仲都既試

其能而不求其道。招之何益。迨其去而復迎聘蘇林。神仙豈玩具耶。

琴高仇生仙之散逸者也。然毫無自滿之意。致蘇林於涓子。使學眞道。豈二仙猶未眞耶。特鄭重其辭。令學者尊崇道德耳。

太乙燃藜天祿。而列仙傳作。此有關於仙者也。若其諸事錄入。特取忠貞耳。須知仙者眞也。忠者正也。眞與正無二也。凡集中無仙處所載皆然。

伯微存想崑崙。而崑崙山人即至。授以金液丹方。可見道不遠人。崑崙甚邇。還丹不必外求也。



仙豈玩具耶

[illegible]高伉生仙之散逸者也。然毫無自滿之意。致蘇林於

[illegible][illegible]使學眞道。豈二仙猶未眞耶。特鄭重其辭。令學者

尊崇道德耳。

太乙燃藜天祿而列仙傳作。此有關於仙者也。若其諸

事錄入。特取忠貞耳。須知仙者眞也。忠者正也。眞與正

無二也。凡集中無仙處所載皆然。

伯微存想崑崙。而崑崙山人即至。授以金液丹方。可見

道不遠人。崑崙甚近。還丹不必外求也。